

Jiao Feng

蕉風

双月刊

4
5
6

BULANAN CHAO FOON

(Dua Bulan Sekali Sahaja)

SEP / OKT 1993 • 九三年九、十月号



望天 / 68 × 68 cm / 龙瑞作

◎林幸谦

月在海 上

1. 黄昏门上的眼睛

一九八二年的一个向晚天，南中国海岸的上空一片幽蓝。我坐在长途巴士靠右的座位上，看见桥旁左右两排瘦柱的晚灯，向着远方的海口眺望，细碎的光影泻在彭亨河的晚波里，河与海遂成了光影一种无可回避的驿站。

那是数年前我初次独自远离家园时的一个傍晚，多情而忧郁的蓝夜迅速遮没整个马来半岛。河边热带丛林的轮廓一片苍茫，展示出大地的挺拔与荒凉，很有一种凝重古远的凄寂。我心头突然映出一个女人在昏黄的大门外向我凝望的眼睛。

河与海的交接处，天空海水无限辽阔。海鸟一群群嘎嘎飞逝在暮色里。一轮澄碧的明月，于河与海之间被一只迟归的海鸟从水平线下啄上海面。碧月以一种深具灵性的神姿凝望她的大海大地。对一个即将离乡而去的

少年，给予最后一次家乡的凝盼。

这乡土的盼注，从此便掉入我记忆的深井里。我怀着智慧而又稚拙的幻想，以及各类坚强而又脆弱不堪的矛盾心思离乡而去。霏霏晚云，骤然映上心头的是一双靠在黄昏门上的眼睛。傍晚，顿时显得异常孤寂起来。

这些年来，我对于她的思念，犹如当年掉入心井中的那轮碧月，噎在心口，让我在独处的夜色中情绪回荡。无数次我往返家乡与首都之间，夜里一个人跑到南中

国海的沙滩上，对着赤身裸体的大海，我仍似走在荒野的边陲地带，心中翻滚着现实与理想的取舍尺度。为了探索理想的真实性，我必须一再的离乡，愈离愈远。我对她说：“离去，并不等于失去。”我若无其事的向她挥手，微笑着，转身挤入半岛的心脏。在一座万灯之城，开始在梦幻与生命交炽的现实世界里寻觅宇宙的本体。

2. 一帧充满寂寥的古画



我来到标示着腐朽和毁灭的城市，和坐落在半岛东海岸的家园遥遥相隔，危耸的中央山脉阻于其中，归乡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岩熔的化石体。乡愁的激情，是哲学家永远无法解答的生命历程。

我用望乡的眼神刺穿玻璃窗口，看郁郁葱葱的原生林在眼前纵横交叠。回避过山脉的分水岭，巴士打谷底蜿蜒地从东海岸转入西岸。这时我内心总在盼望登上古老的顶峰，在海拔七千尺的古老山脉上向峥嵘千层的处女林眺望家园，登高探索我的命运。十二月，东海岸的浪潮在东北季候风中翻涌在远古的海岸线上。海浪和它所蕴含的压抑和哀伤，狂野地，一再拍醒滩上待潮的人们，也剥削掉那女子身上一丝仅存的丰腴逸姿。

近三十个年头，至今还无法忘了某天傍晚，我身上滚满了沙尘从村外赶回来，双手握着一只被我射伤而一息尚存的长尾山鹊，准备把野鹊关在鸟笼里好好为它疗伤，无意间看见她靠在木窗前，神色哀戚。那时候，我们还未随同父亲迁居到东海岸，那女子平静地和我们同住西海岸内陆的一座稻乡里。

那天傍晚，那金色的忧伤的脸庞，那金色的画像，

以及那一抹金色的斜阳，浓浓地照上她额前的发根，颊上尚未乾去的泪闪耀着苍白的光。如今回想起来，一时还分不清是美还是哀伤。黄昏的风微微掀动起碎红的窗幔，撩起她触眉的黑发，红黑相映，恰是好看。眉间，流露一种河水般清澈而凝重的哀思。像漫画中的公主，思盼着些什么的模样。只觉得那是一帧充满寂寥的古画，画中人和画外者都会坠入一种遥远的感伤中。

那年，我小学还没毕业，我抱着不敢惊动公主的心情默默走向院前的果园里，坐在父亲临走前手栽的木薯树下。乡土的阳光，像童话的漫画般美丽，透过大片大片的叶子，把我鼻尖上的汗珠染成金色而不图回报。金色的古画渗揉着匀静质朴的记忆，长伴着一只长满华丽丰盛羽毛的垂死野鹊。一路上，挂在往后数十年哀乐不定的人生剧场的中央。

3. 雪白的童年

自从父亲带了大哥、二哥和几个当时尚未出嫁的姐姐们离去后，偌大空旷的高脚屋任我再三的从大厅奔到后房，空空荡荡，呆望着父亲走前才刚刚扩建好的两间大新房，不知该编什么藉口才能使自己搬进去住。晚饭

后，大哥的箫声不再悠扬响起，失去哀伤的调子使我无法进一步尽情幻想。我爬上小阶梯从屋前大步的往后房走去，我设法让木板沉闷的碰撞声空洞洞地一再敲打我的耳鼓。直到我们全家搬到东海岸去，那两间崭新的大房间始终没人住过。

想起来，那间有两座落地长窗的旧房间，才是真正蓄藏了一些成长历程中某些神奇的记忆。早晨，如果学校放假，醒来蹲在窗栏前，便可以看到她在园子里走动的情景，身边跟着一个弱少文静的智障儿童。当年，我并不懂得一个先天性低能儿的悲哀。传统的年代里，像我那般年纪的孩子，上一辈的心事是绝对不会让我们知晓的。

父亲离去后的那几年间，在广阔的稻野地与原始森林间，那个女人守着空荡荡的大房子，那女子从未曾向我们兄弟表示过任何恐惧或怨言。然而从童年到中年，那女子从未离开孤苦哀寂的命运。我无法设想她曾有过任何美丽活泼的童年生活。在她的记忆中，童年恐怕只是一粒酸涩的青果。在刚刚该上学堂的年纪便被她母亲带进幽暗的椰林里，椰肉一般无限雪白的童年，一片片便给自己挖空了。诗词、胭脂、时装、蜜月，绝不曾为



她而设。

那女人，前半生对着的是马六甲海峡，后半生面对着浩瀚的南中国海静静地守在一角。秀丽细柔的黑发渐渐灰白。人类普遍的悲情慢慢被岁月赋上毁灭的美学艺术。青春不是人类永恒的神话，而是渐次绝灭的现实。一生脂粉几乎不施的女人，无视于各种虚无肤浅的哲学和装腔作势的各类思想理论，她自有她的顿悟经验。在世间，愈痛苦她愈能把握智慧的可行性。人间的现实是双重的，她不曾虚伪的都市里沾过任何卑俗尘埃，一生依山傍水，青山碧野赋给了她脱尘的心灵。她的思想界充满了无数美学意蕴。她的生命，是雪一般的清白，无污无染。

4.海，你知道吗？

在那段没有大男人在家的日子，我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最好的消遣是一整天守在河田里捉鲤鱼，学会观察一些鱼类的生活型态。由于观察有功，运气好时手拿三五只大鲤鱼回来，说要吃咖喱，那女人便煮出香喷喷的咖喱鱼；说要炸，她便在晚餐时端出热腾腾的酸辣香鱼。然而有一次，我和三哥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而被她鞭打了一顿，之后还叫我们以

后再也不准回来吃饭。

那时候黄昏浓地降落在茂密的森林和空旷的稻田上。我们偷偷从大路上折回来，来到果园里两棵听说有上百岁的老巨树后，躲在巨木盘札的粗根之间。天黑以后，森林边的蚊虫很凶，我对三哥说肚子好饿。他在黑暗中哄我说今晚暂且忍一忍，明早到学校给我买我最爱吃的云吞面。从不曾捱饿过的我，以为空着肚子也可以好好睡大觉，想到有云吞面吃便点头说好，还连连警告他：别骗我哦！

那时候我根本没有多余的零用钱，也暗中怀疑三哥是否有足够的钱买面食。其实，后来我才知道他根本也不够钱买面。我十分感动于那小学还没毕业的三哥所给予我的安慰。

那天，我们看着那个女人独自静静地点燃起气灯罩的煤油灯，慢慢地挂在客厅的中央，昏黄的灯光微微泄向木屋外，黑暗的天空显得格外的巨大，到处都是夜虫的嘶鸣声，偶尔传来二弟的歌唱，断断续续。直到屋子里毫无声响时，我们才偷偷地推开厨房的后门，以为可以瞒着那个女人回到房里睡觉，却一眼看见她坐在小煤油灯旁，望着饭桌上的晚餐，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不说，我察觉到她脸上的忧伤

，猜不透她在想些什么心事。

晚来，我们兄弟俩在大厅的书桌上温习功课，煤气灯摇摇晃晃，三哥拿出一台小型收音机，小心翼翼地转到唯一的华语广播线上寻找翡翠广播台。晚上八点钟，小说广播节目一到，我们一人一边把耳朵几乎靠在收音机旁，似懂非懂地听起爱情故事。

有一夜，气候阴霾，野性的季候风往森林狂吹，波道严重受扰，我跑到院里观看园里各种热带果树摇晃的样子，顺便找个地方撒尿，因为撒在尿盆里总觉声量太大。我走过庭院，一眼看见一个女人站在两棵粗壮的老树下，抬头不知在观看什么。我闻到风里传来阵阵榴梿花开的清香。当我也抬头在夜空中寻找某种一时还想起名字的幻想物时，一道强烈的闪电突然辟亮黑夜，远山远树的轮廓匆匆晃动了一下，紧接着，雷声喝地一声轰鸣而下。处在一半是空旷的田野，一半山野包围的村落，黑夜里的任何声响都足以引起恐惧。何况，潮湿的季候性野风正朝着层叠的森林和叶群瑟瑟地吹；孩子的忧心来自内心双重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我渴望像大人一样勇于面对恐惧，另一方面退避到更弱小的型态来逃避世界的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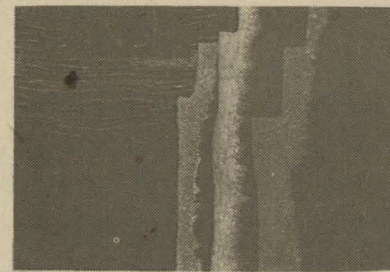
我赶紧躲回屋里，在大门内探出小脑袋小肩膀向那两棵老巨木的方向搜索。树影参差，唳唳叶乱纷纷。我开口朝那女人招手，立在门旁等她回来。她蹲下，胡乱摸索我的脸庞和我的一头短发，喃喃低语道：

“这边的风雨再狂，也不会比山另一边的风狂雨狂。你老爸去的那些山林才多雨多风哪。别哭了，你老爸就快来接我们到山的那一边了。山那边有很大很大的海洋。海，你知道吗？很蓝很美的！”

5.白树上深情的刀痕

就在我小学毕业的那一年，我们全家正式搬迁到风大浪大的南中国海岸上。开始另一种与水稻乡完全不同的生活。

对于那个女子而言，命运是沉重不过的。在搬到东海岸之前，小弟大约在七、八岁时竟患上现代中西医皆束手无策的癫痫症。二弟的智障和小弟不幸的命运逐渐赋予我精神上的挫折，生命成了被孤立、被挑战的荒诞总体。在我对人生和命运一知半解的年龄，增添了一份忧患、愤慨、谴责的复杂心态。



翻越过黛色参天，夏木婆娑的中央蒂蒂旺莎山脉的另一边以后，父亲因为忘不了胶林的气息，把刚刚整顿好的生意交给大哥打理，独自跑到离海岸线五十余里的小山镇，个人住在镇角尽头一间木屋里，亲手打理一段廿余英畝的胶园。再度使刚安顿好的家再次成为没有男主人的家。

我只到过那座胶林一次，几年后生意几乎失败时，忠厚的父亲在亲戚半哄半骗的情形下把胶林卖了，却只得一少部分的钱。一生的储蓄毁于一旦，我无法捉摸父亲的痛苦，及其承受冷酷现实的能力。那一次我来到胶园中，正逢胶木换上新叶的季节，黄叶落得遍野一片灰黄，枝梢新绿满目。父亲喜形于色，因为换叶后胶水便又将丰盛起来。晚晴中，我想起父亲赤着双肩的汗水味，忍不住要掉下泪来。

斜阳渐暗，我和父亲走在碎破不堪的树影之间，脚底一层厚厚的枝叶被我哗啦哗啦踩得痛不欲生，无限性的内岸忧伤在动脉内无限强

化。神灵与魔鬼从此同样令我痛恨。父亲带我走过广大胶园的一个小角落，路上，一棵棵胶木以左右相同的距离整齐地栽植在起伏不平的山坡上。从多风的山顶望去，树白叶郁，白树干上一道道的刀痕，竟像是老人家身上的皱纹，显得黯然神伤。

而那女人的肌肤，也逐渐被岁月的刀锋刻上了线纹，如白树上深情的刀痕，叫人触目惊心。

一个女人为一个家庭的成长所付出的一切，甘苦，只有她自知其味！她梦幻般深不可测的力量和强有力的泪水在毫无神恩的导引和保护下，把平庸无情的现实世界推举到至高无上的生灵层次之中。

6.花讯播种的年代

在他乡的静夜里，记忆的井水往外涌泼，清冷、峻峭、酸甜渗杂。如今，在离那女子已是如此遥远的城市里，没有人要求我必须留下，也没有谁指引我必须前往何方。我告诉大学里的朋友：

“这是花讯播种的年代，我们从那里来，未必就会回归那里。”

人们致力追求各种各类激烈的想望，而理想主义的愿望却愈来愈变得肤浅。在生命丰收的季节到来之前

，许多时候，人们都在品尝苦难的果实，一再体验和至亲的人分离的凄涩滋味。忧伤的情感现象，在现代社会里变得格外的平凡与混乱。思念往往成为一种象征的宗教仪式。

海蓝色的地球在星群里孤立，人类在人潮中孤立，这是大人门的矛盾心事。就像童年时候的神话故事，有了王子和公主以后，魔鬼和巫婆就会出现。从小，我们就不断学习和认清人类内在的双重矛盾意识。至于关于我童年旧事中那位流泪的公主，已化作不宿的神禽鼓翅而飞。从中令我想起许多小时候我所不曾知晓的，有关成人世界的心事。

我在戊辰年即将来临的前几天回家。吉隆坡正大事盛妆等候那年龙年的到来，我无心垂顾。回程的路上，胶林远山一大片一大片的红了、黄了，山火一般的烧起，弄热了我的眼眶。我又想起了海洋。那片曾被某些女人的泪水染成深蓝色的南中国海。

一九八二年离乡前夕，我立在娟柏塔海滩上，在细沙越来越薄的海滩上，那女人对著茫茫无绪的大海说道：“你要记着，南中国海曾看见你外祖父飘流他邦的背影。”大海不断涌来的惊浪，都涌到我们苍白的足前倒

首痛哭。海上一轮明月以分不清是哀伤还是怜悯的神色缓缓升起。月光照在当年漂洋而来的先祖们，他们遥远沧桑的歌声无穷无尽，神色里布满致命的、历史悲剧的矛盾事件。我看见他们的身影无边无际，灵魂交炽著孤独的异乡色彩，在浪头前倒首恸泣。

在现实生活里未曾与我相见的外祖父，曾对这女子说起旧大陆的家乡景色。当她提起大陆的山川故乡，好像曾经无数次到过那美丽而荒落的地方，熟悉了那里的山色和水声。从此，碧蓝浅紫的远山，便成了我在外乡辨认乡园的颜色。

7.最真实的女人

对于象征世界里的我的乡园，我认得的是山的容颜；对于这个女子，我认识了爱、痛苦和思念的力量。

那一个午夜，一九八八年的五月，我来台北的前一年，我立在家门外的街灯下，不必抬头，我也知道我家的上空，这五月的赤道夜空，正是天蝎星座展姿的原始殿堂。天蝎座属于我，而位属天蝎座主星的安特勒斯也属于我。当天蝎座东升时，猎户座就必在安特勒斯星的逼视中慢慢消失。位于黄道十二宫中第八宫的天蝎座，

是天体里所有星座组织中最为雄伟的艺术标帜。散放猩红色光芒的安特勒斯，又名心宿二，是黄道星座中最明亮的恒星，也是人类所知体积最大的恒星之一，直径比太阳大六百倍，距离地球四百光年。这颗光度比太阳强五万倍的安特勒斯是古希腊的战神，是宇宙见证我诞生到人间的第一颗星。

在我无法言表的灵魂总体中，我也确实知道那女子在我生命中所占据的伟大地位。她是人间一个见证我诞生到这星球上最真实的女人。我要运用一种介于童年和少年之间的单纯情怀，不受任何污染的天真形式和语言，来诉说这位平凡中饱受世界遗忘的女人，好让日后她将不再被遗忘。

她曾经爱过，曾经真真实实的年轻过，在现实与灵魂的神秘领域里，她领导我如何深深地爱人与被爱。她对于我，就像安特勒斯星对于天蝎座一样重要。没有心宿二的红色光芒，天体中的天蝎座就要解体、粉碎。而我对于她，却像月在海上，倒映在海面上的月光竟是那么极度的虚幻、飘渺、无常、微小。

母亲，请告诉您世上的孩子们，一轮明月的影子该从何去填补辽阔无涯的思情呢！

孤独之幻

◎林幸谦

● 灵魂的忧伤

如今我居住的城市，街道各自承受各自的冷漠。美丽宁静的森林线在城外很远的地方。孤独者沿着人间的季节四处徘徊，红桧木和银杏树的叶群壮丽坠地，孤独者仿然记起内心灵魂的忧伤。暗夜里，人们逐一化为百兽，依稀感到现代都市的忧伤景致，四顾惘然，滋味并不愉悦、也不悲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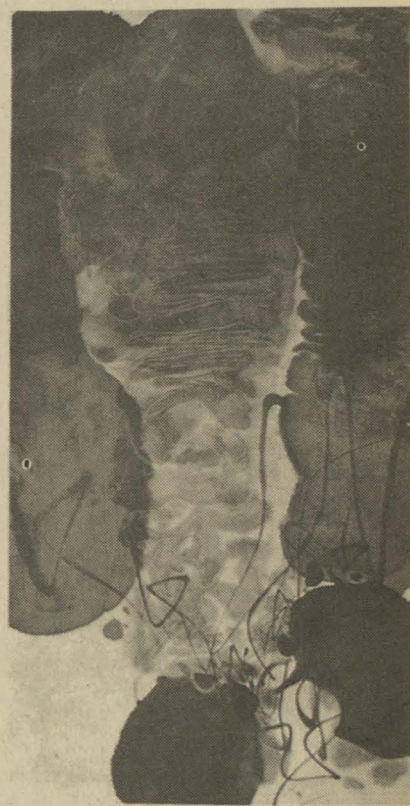
在幽暗冷凄的夜里，城市的视野阒寂无声，孤独者看见人们厌倦了文学和诗学的日子，落落大方怀著魔鬼的柔情日夜追逐双重灵魂的生活，一心一意物质文明的落叶层上觅食和游戏。今日、明天、前世、来生，濡湿的人生欲望和龟裂的肉体被一种异样的柔情抚摸著。庄严的生命幸福感在这样的日子中淡淡异化，恰到好处地嘲讽人们的尊严和苦难。丑陋的霓虹灯，恶毒的车潮，奸诈的爱情，以及各种无以名状的东西在孤独者的心

底壮丽坠落，恍恍惚惚像是北半球秋天的落叶，漫天飞舞。

有什么力量能赐予我合理的人生？什么因缘才能让心中的魔鬼不再对著暧昧的灵魂痛哭、或者威逼利诱？在月光微寒的暗夜里，孤独者处于不确定的领域边缘，企图为自己消除灵魂的忧伤。我逐渐分不清幻觉和真实，我在梦里感到自己已经失落体验幻觉和真实的能力。现代主义者宣告一切梦幻都建筑在现实的泥土上，现实则存在于梦幻之中。〈我迷失在世事无常之中。〉在这年代里，北方吹来一阵迷途的风，你感到世间没有一件事可以确定不变，或者更确实些，这一生中没有什么是可以令人确定的事物。

在夜晚的幽暗深处，我立在城边哭泣，不是出于哀痛，而是由于释然。

我来自南方，有些人来自海峡的彼岸，一些人的来处则已不可考知，或许来自前世。不管人们从何方而来，柔情而孤独的魔鬼就在人



们一生中来来去去，带著祂满怀的泪水守候在人们充满幻觉的一生中。每一回，当魔鬼探访心灵的时候，都会为我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礼物以掠取我的幸福感——有时候是慾念，有时候是病痛，有时候是仇恨或颓丧。而每一回，我的肉体都几乎毫

无怨言的接受魔鬼的柔情与施舍，所有的欢愉、痛苦以及一切有关人生的忧伤，我都默默承受，无法言语。

如今，我居住的城市失落了诗意的梦幻。孤独者在城里的灯火中忍受过长的忧伤，而魔鬼仍然赋于世间永恒的压抑情境，这种生活模式和人们原来所憧憬的诗意正好相反。人生，在忧伤的暗夜中，竟成了魔鬼的贡品。

● 孤寂的命运

人们可以无视于死亡而欢渡余生，却往往无法忘怀灵魂深处的理想世界。

对于年近中年的人们，爱慾与压抑凝聚成心灵的现实，内心突然失去平衡，对人生与自我都感到十分的疲倦，千绪万端的人生想望则在激烈翻涌。孤独者惊觉本身竟是不伦不类的搜寻者，不清楚自己失落了什么，或者要索求什么。我和人间的孤独者处在灵魂与魔鬼之间，忍受著现实世界那种不卑不亢的精神颠簸，幸福的面纱逐一在历史中被撕碎，替代的，是孤独而寂寞的泪水——从个体到整体，心灵创伤不断扩展。

在微弱的月光中，魔鬼曾用祂甜蜜的泪水安抚过我的寂寞岁月。我看到人们在希望与绝望之间追逐幸福的影子。幻影重重，我逐渐也开始关心起希望和失望的得失。荒月人生中，纷繁的心绪难免会做出错误的抉择。某些错误的判断导致了心灵的痛苦，人生，往往就跌入幻灭的苦难中。我不知道我会不会面临这样的人生临界点，然而我担心它的发生。如果有一天我面临人生理想的幻灭，我希望魔鬼将不再用祂丰盛而甜蜜的泪水来加以慰藉，而是用死亡来埋葬我内心的孤寂与忧伤。

在纷扰的日子里我看著人们自我解脱，也看著人们自我囚困，麻木或善感浑然不分。人们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取舍或者兼取之间作痛苦的思考，在堕落与升华的天秤上活生生和整个宇宙的运作一起挣扎。偶尔蓦然回首，童年的风姿一一涌现，纷乱的记忆夹杂著孤独的图纹。昔日的岁月连根拔起，染白母亲细细的发丝。直到细发白去、脱落，灵魂的自主或奴役，只怕仍然不分。

今年的冬季已经过去，深夜里，微凉的春风从北方吹起。一抹荒烟，月将沉，

人们安然接受命运的安排，经历过百绪千情的试炼，人们安于接受超人的痛苦与孤独。人们求仁得仁，并藉此换取个人的荣辱。

在一个冷清的深夜，一个初春的夜晚，我感到自己像是野外的一潭湖水，孤独的湖水不断承受夜雨的击打。整整一夜，夜雨带著优雅的文化风范落上湖面，安然地告诉我一些话，想了整晚的心事。孤独者冷静地面对心中的魔鬼及其柔情，执拗地和祂对话，然后放纵的在湖水中回泳，感到异常的舒畅。

那夜醒来，我再次解放了囚禁在心中的魔鬼，或者说换句话说，是魔鬼解放了我。但这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了魔鬼的重量。人们心中魔鬼的重量，相等于全人类的梦想。一切人们的梦想、慾望，都是魔鬼意图掠夺的对象。而对于孤独者而言，他们一生的孤寂就是一个银河的总和。我内心感到一阵莫名的滋味。

*

赤道线上

◎林幸谦

去年的三月像一帧日落川长的山水画，朱墨澜翻。篷篷簇簇的云烟如潮如涌，那苍茫粗犷的意境，逆风、咄地一声紧紧贴上我野江断岸一般的胸口……

我离开马来亚大学前夕，八八年三月底的圣红夕阳荒荒地出现在文学院的后方。红滟滟的一个向晚天，对人间展示一种人类不太能释怀的悲壮景色，灿烂得放浪恣情。太阳系的九大行星在冥玄亘古的黑宇宙里滚动，我在繁华的廿世纪末叶，独自走在学院的柏油路上。在一棵雄逸的黄花树影底小立，斜阳历乱，一些旧心事，打从心底涌出来。那天的夜晚来的特别快，黄昏去后，夜色有些荒凉的味道。那夜，我最后一次走进马大总图书馆，在东亚部门，我随手翻开王秀南教授的一部回忆

录。王教授曾是香港东南亚研究所的主任，在追溯卅年侨居南洋各国的心路历程中，他慨然下书：“怅望祖国，华侨虽被称为革命之母，实则海外孤儿。不论祖国是弱是强，都救不了华侨。”这一句话，竟成了我离开大学时的最后一个印象。

离开马大后，我有更多的时间走在吉隆坡的街道。赤道的天色，吉隆坡入暮后的街景，我独自走著。

吉隆坡，曾经是所谓海外孤儿的主要落足之地。这座港城，在数度战火摧毁过后，再三由甲必丹叶亚来领导之下建设起来，成了一国之都。马来西亚的泽国江山，有如神话故事一般，竟教一群赤手空拳的异邦孤儿在一处沼泽丛木地带给开辟起来。今晚的泽都，星潮洶涌，远近处灯火荧荧，月光，

清清幽幽地一泻遍城，遍城皆雪。望过去，好一片忧悒的城景。

许多年前，我祖父粗壮的手臂曾经在我还是孩童的时候，牵著我的小手走过一处荒蛮的山野，在一条黑水河前，我爬上他的肩膀缓缓渡河。在他结实温暖的肩上，我仿佛还记得那夜的星象如涌。河水对面的小镇，灯火如豆。我听到祖父对身边的母亲说：“你看，那前边的夜，真教人心酸。”在我的家族开始在南洋扎根的时期里，我幼小的心灵何曾忘了那小镇的忧悒景象。在异邦挣扎求存的岁月，夜色在祖父的眼里有一种特殊的心酸滋味。夜色像一幅古老的泼墨画，忧悒，凝溢在他的眼瞳里。

祖父，以及其他北方来的拓荒人，来到南方的半岛

与海岛。不论他们是被唤为革命之母抑或海外孤儿，华侨这一页难于告人的心事，说起来，是一段辛辣辣的历史。

美国《时代周刊》曾有这样的一段报导，描写十九世纪的东南亚华侨：当成千华人在矿场中、在山野里、在船只失事一一丧亡，上万的华人依然未有多大成就，可是仍然温顺坚毅地等待时机的转变。而当那些可爱的土人，沉溺在蕉风椰雨下歌唱，造爱，但求糊口的时候，华人早已深入丛林，溯江而上，远离岛屿，搭起棕叶小木屋，从清晨直透深夜艰苦地工作。

当初热带处女林野以荒蛮陌生的姿态展立于这些勇敢而失意的离乡人面前。新生代造山时纪所遗留下的蒂蒂旺莎山脉，见证了我年轻豪迈的祖父大步跨踏上岸；一眼看见那座喜马拉雅支脉的巨大峰影，紧扣的双眉，凜凜流下分不清是喜是哀的清水泪。大海断后，大河横前，赤道南洋是何等荒凉地带。然而山野的气息、土地的芳香是富于诱惑力的，惊醒了这群古老民族的潜在意识，挑逗起他们对生命的渴烈欲望。祖父于是挺起胸膛走向荒山野岭。

从被当“猪仔”贩卖的苦力到权掌矿业、农业、商业和金融业的企业巨子；从棕叶陋屋到大小规模的建立起轻中型工厂和进出口公司；从目不识丁的文盲到开设私立南洋大学，在这些奋斗过程中，无疑地，这些垦殖者的辛酸是远远重于荣誉的。马来西亚被称为世界最大胶产国和锡产国的经济衔头得之不易。山之嶙峋，海之波澜，所谓光荣、富有，只是和割离、失根有著相同的意义。属于先辈们的荣耀和酸楚，在地球最宽长的纬线上，把赤道边缘的草原、山谷、海湾、雨林给赋上一种水墨画所独有的特质，苍悒、荒寒、沉重。

十八、十九世纪对中国人来说要算是非常凄楚的一段岁月。在那段充塞着封建气息的时代，痛苦、荒唐、幻灭、敲击著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精神。基本人权失去了，道德信仰混乱，甚至堕落了。尧舜和孔子都成了神话，秦始皇死了、岳飞死了。自从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自图门江踏下，中国人的命运似乎就不曾好过。其受创的程度，较忽必烈可汗的矮马军南下中原所引起的凌辱，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投奔大海的心事，没有

别的民族比中华民族的感受更加凄烈。一六〇三年，高贵的西班牙贵族在菲律宾吕宋屠杀了二万三千名华工。卅六年后，西班牙将军再次展开缤纷大屠杀的游戏，死了二万个无辜的华侨。惨案原因不明确。一七四〇年，在印度尼西亚的耶加达，荷兰殖民政府操起花花绿绿的红炮银枪，刹间引渡超过上万个中国人的怨魂，把尸首抛入温暖慈悲的南中国海域。历史是有根可据的。历史，是有血有泪的。十九世纪中叶，约有五十万名“中国猪仔”被装进船舱，从古大陆的海岸出发，途经万顷波涛航向非洲及南美洲，其中约百分之七十的炎黄后裔竟如同刍狗般死在航程上。一具具有情有意的尸体逐一抛下大西洋，直抛到海洋的尽头。风一过，浪花飞吐，整座海洋都颤抖起来。中华民族的血泪，终于把海洋的蔚蓝色染成极端动人，教祖父在飘洋过海的海程上特别易于动情。湛湛江海，寥寥长风，难道这是花草草随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意吗？祖父立在船头，他的童养媳亭亭玉立在他身后。阳光千丈斑斓招摇，风过处，海水溅泼到祖父结实的双腿和他童养媳白洁的赤足。四涯渺茫

，碧海悠悠。赤道的阳光月光日夜洒落在祖父赤裸的胸膛及他童养媳丰满的胸脯，优美极了。

无限空寂的海，曾经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故乡，而如今，大海是那群先辈们最堂皇的一座墓园了。浪涛之乍惊，天云之心折，那片中国人的血也染不红的海洋，在祖父的面前，竟是异于寻常的冷漠，而且静静地对著祖父的童养媳哀伤起来。风过处，整片海水，顿时郁郁颤抖起来。

弃民。雍正大帝指责那些当年飘洋过海的中国人道：“轻去其乡，甘心流移方外，无可惋惜。”那些被明清昏君视为叛民的先烈们，他们的心事，真是该从何诉起呢？

所有离乡背井的故事都必须从古大陆岸外的南中国海说起。世代赤贫的古老民族离开保守封建的土地，在东北季候风中颠颠飘向千岛南洋。泱泱茫茫的水平线尽处，热带千岛疏疏落落横卧成一帧赤道泼墨图，千岛，恰似海上飞鸿。马来半岛形成古大陆最南部的一块土地，化为古巨龙的触须。那一年祖父立在甲板上，向晚的东北季候风微冷微凉的，想起莽莽神州愈荡愈渺，祖父

禁不住机伶伶打起了寒噤。一轮熟透的火球，水濛濛地低挂在海上。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祖父他们在赤道处女地带，把一座座的人间天堂给开辟了起来。

活泼多姿的麻六甲海峡，几个世纪以来始终是风情款款。在季候风吹拂之下，迎来一批又一批的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军舰，资本主义者的商船载着西欧各国的黄金梦，赫赫扬扬闯到南洋。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和苏岛立在麻六甲两端，无顾于时空历史的移转。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统治权传递于各殖民统治集团及土人集团之际，只有苍郁多情的蒂蒂旺莎众峰立在岸后，目睹了海外孤儿如何地在那些统治集团之间流离、流汗、流血和流泪。抛乡别亲在赤道地带安土重迁的处境，一一落入潇潇莽莽的山颜之间。无数次我有意无意间望向山脉，只见原始山颜泛起阵阵凄惶的风采，心头微微感到悚然怅然。

当时那些抛乡别国的故事中，主角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角色到底是扮演移民还是逃亡者。那时候的人倒是给了他们一个狼藉的角色——猪仔。通过卖身方式出海的人们，得不到任何方面的支

持和尊敬。大家都抱着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任由这个悲剧去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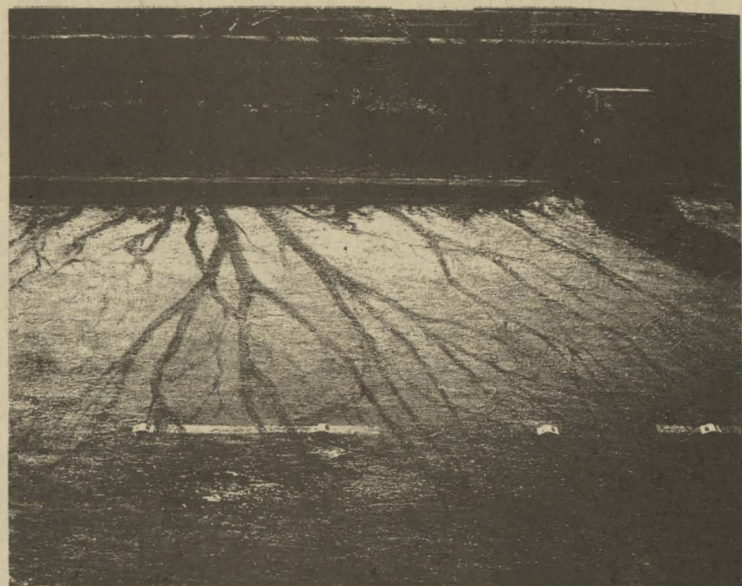
四千五百万年前，鲸鱼开始了地球上一次最悲壮的“移民运动”。鲸鱼从固体和气体移入液体的生存空间，代价是占有地球最宽阔宝贵的部分——海洋。在糅合了昌隆与罪恶、传统与革新、欢畅与痛苦的时代里，海外孤儿的成功，几乎就是百万年前离开故土深入海洋的鲸鱼，一旦成功克服环境，便成了当地杰出的社群，构成当地社会的精英分子和经济支柱。复杂而又精致的中华民间文化也因此传播到世界各国。然而告别乡邦流移外方的滋味，想来连那旧约洪水也淹不死、世代洄游各海域的白长须鲸、抹香鲸、角鲸牡鲸亦无法洞悉其中的凄苦惶惶吧。

故乡大陆，那块鲸鱼的故居，留给鲸鱼和海外华侨太多的故事。廿世纪初年，祖父带着他的童养媳奔赴古巨龙的触须，在马来半岛的西海岸靠港。廿世纪，本来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在苦难战争中诞生的廿世纪，祖父背负着祖国和个体的苦难来到炎炎赤道。季候风雨，依然岁岁骤至；北国桃花依旧千里绽放。廿世纪

末叶的今天，祖父早分不清那些故事所曾引发的滋味。灰飞湮灭的记忆，有关古大陆的故山河，故家园的大小街巷，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逐鹿中原所引发的连年动乱。政治逼害、经济崩溃、价值观遽变，稻田荒芜了，青山和绿水都被糟蹋了。

灰飞湮灭的记忆，曾经像一大片大丛的热带原始雨林，黑麻麻、蓝黝黝，深植在祖父那代离乡人的梦土上。黄金南洋的梦幻早在祖父的白发一丝一缕脱落之间化烟化雨。摧心的乡情，折骨的国恨，故山河的记忆都渐渐淡去。赤道线上，蓝潮卷起扑起扑落，非常相思的东北季候风；每年数月拂动祖父的衣襟。胶园和小草原尽处的海岸线，逐渐教他记不清古大陆变色前的景色是何等荒凉。年华、爱情、战争，都遥远了。仅剩的半点江山，在二十世纪初叶的岸边渐渐飒飒。拍岸的浪，在没有桃花盛开的海岸线上声声诉凭冷月，这失国的痛楚。

人类流浪他乡的目的无非为了开创新生活，同时肯定自身存在的意义。来到赤道之后，从春到冬、雨夏到寒秋，赤道的北方人早已忘记季节变换的滋味。海峡两岸的国际外交策略，对南方



的革命之母来说，逐渐难以引起离落的情绪。祖国的强盛抑或衰败，似乎都不太重要了。

炎方南洋，缠人的季候风又来了。当风起时，不知是想念还是遗忘的候雨淅沥淋漓。大寒流从古大陆上卷起，低气压的南洋顿时撑起千万把油伞。春寒剧加。这时季，几乎每个傍晚，暮雨都要润遍吉隆坡的墙墙瓦瓦，痛快地把怀孕了的相思树淋打得倦态毕露。淡黄色的相思花，一棵棵沿著沥青路展过去，零零碎碎，勾起我的一些少年往事。

少年真好。就在相思木结满一树花粉的候雨季节，

我们一群得意模样的少年来到狮城旅游；一个雨后清晨，踏进了晚晴园。晚晴园，收藏过梅姓华侨美人，收藏过张氏慈母和孙中山先生的笑颜和失眠。原本藏娇的金屋，后来竟成了同盟会的南洋总支部。收藏过新中国人的国父，他的革命精神和他的梦想。

亚细亚，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九〇〇年，孙先生第一次从西贡赶赴狮城，正是盛夏转入初秋的时季，气候总在这时候微冷起来。巨人来到了东南亚，孙逸山、梁启超、我的祖父先后都来了。孙先生九次革命，七过星洲，五过槟城。河口之役失

败后，晚晴园成为同盟分会南洋支部。胡汉民、汪精卫、何德如等六百余人逃难于此。星洲和槟城于是一度被唤为革命的摇篮。而槟城，据说更是武昌起义的策划地和原动力的发起地。在三民主义的号召下，海外孤儿名正言顺地成了孙国父口中的革命之母。

华侨被说成孤儿，是于政治上、文化上处于孤隔无助的绝境，不论在政、经、教各方面都受尽殖民政府和土人统治集团的排斥和敌视。华侨被孙先生唤为革命之母，主要不外是于精神上和物质上支援了革命运动，使革命计划能够一一付诸行动。平原曾有山脉的保护，山脉亦曾有江河的呵护。看顾天地万物是太阳神的义务，然而支援古大陆上的革命运动，对海外孤儿来说就不止于民族义务这么单纯，而是他们对黄河黄土一种特有的情意结。“我们”，孙先生对海外孤儿说，“是受人欺凌的民族”。于是革命的血象燃烧的野黄昏，烧上他们的眼、他们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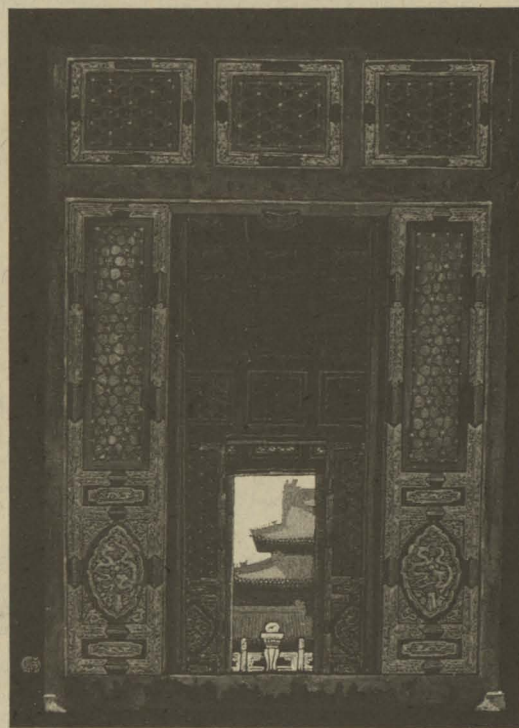
十九世纪末叶廿世纪初年的阳光尽是革命的色彩，季候风吹的尽是革命的红帆。北方，革命的血液，点点滴滴流遍古大陆的山河。南

方，革命意识的血液在孤儿的脉搏中滚沸奔流。捐款运动和革命口号像季候风雨骤至，扫遍东南亚的千岛与半岛。赤道线上，华侨的心事中又多了一重。

孙先生在一九一〇年七月携眷来到当时的东方之珠——槟城。同盟分会南洋支部随后亦迁移于此。当廿世纪在革命和战乱中成长，一场大流血运动正在苦难的古大陆上酝酿著。当年的风浪想必异常凌厉。逸仙先生伫立在赤道的岸边，平沙渺渺，波影澹澹溶溶，赤道的海

何曾平静。港中，尽是舟舟帆帆。新月，便挂在方帆桅杆之间。赤道的黄昏和夜晚，在纷乱荒谬的大时代里，看在孙先生眼里，必定格外沈潜刚毅。离乡人的失眠，祖父的二胡哀乐，泼墨画独有的忧悒夜色，染上孙先生的双眉。

国民党的革命运动终于推翻了三千年的封建帝制。共产党的解放运动终于也成功逼退了国民政府，独羁古老的黄河和长城。东南亚诸国遂一一也从各殖民政府中独立。一片海水，分散了所



有离开黄河大陆的中国人。这段几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大马来西亚，大中国版图，大日本共荣圈以及大印度尼西亚的堂皇美梦一一都落空了。

海外孤儿也好，革命之母也罢，这些都是祖父那代人的旧心事，身为土生的华侨，我原是无须旧事重提的。老去的年华，梦月只留下一丝荒凉在祖父的眼瞳里。在不教人撞见的情况下，那双眼，曾经簌簌地掉过多少

次的泪，没有人晓得。

我忆起小时候祖父常搬了凉椅，在晴朗的夜里，对着星光躺下。好几次我看着他沉沉睡去。夜，千载寂寥。麻河，在我们的远方静静地奔赴麻六甲海峡的约会。旷野，在更远的前方等待另一群垦荒人的到来。水边林下，北方来的拓荒者，躺在凉椅上都老去了。记忆之舟，无声息载走了祖父那代人燃烧的梦。狂烧的黄昏去后，夜晚有些荒凉的味道。怎

么样的神话和幻想，在祖父那代人的梦土上如何挣脱扎根，没有人晓得。必须趁着年轻力壮时候憧憬的梦想，早都已勇敢憧憬过。拓荒人把热带处女林辟成大花园、胶林和街道的辛酸心事，没有人晓得。

一念不生，不缘俱灭。赤道线上，天色水色风景雨景一一都落上我磊落奇崛的胸头。沈郁变化之中，只有这一景最为刻骨铭心：祖邦成了异邦，他乡成了家乡。



1 · 感动

后印象主义的感动，弄哭了宇宙中最丑恶、最圣洁的生命——一生里，这亦欢亦悲的历程。

放逐了灵魂的肉体，一向都非常容易感到疲惫，你就在自己诞生土地上，有意无意之间褻渎了故乡。

林深谷中隐逸。夫妇拉开七月的窗帘，夏日的早窗外，太阳依然安于卖弄它的光明。人性的尊严和生命的荣誉，在虚虚实实的阳光下乾枯了。

坐在早窗前，夫妇喝下最后一口咖啡后，步入有点病态的晨光里，逐步逐步，异化为行尸走肉的守墓兽。生命的守墓兽，以万种风情在阳光下翩翩蠕动。所有苦涩和优雅的滋味，也就在昨夜的喘息中天旋地转。

夫妇抬头观望城景，遥

复一年蛊惑著夫妇们的心神。而灵魂一旦习惯了霓虹灯的虚伪，对于无以伦比的生命便一无所知，一些足以构成荣耀的心智活动，也就被弃绝掉。

这是一九九一年亚热带的东方风格，一首令人褻渎生命的诗。对于生命的诗，人类一向不甚了解，但命运却很能理解人类的心思。

夏日里，当所有的夫妇暗地里背起苍凉的记忆，你油然想起一些哀愤莫名的心事，像盛夏黄河的水，任神

◎林幸谦

生命的风格

2 · 心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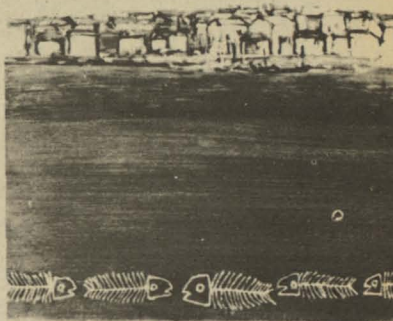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darkness
in my soul

富有生命忧患的你，要光明给你一个定位。

这夏天，布满梵谷的苍凉色彩。世纪末的定时钟照常敲响狂乱而贪婪的烈日。七月的早晨，生活的压力荒僻如最后的魔咒，令倦怠的夫妇不得不爬起来。昨夜的喘息，在某处不知名的巨

远的阳光翻滚著命运的气息，感到这样的生命有点苍凉、有点疲惫。在弔诡十足的城景中，倦怠的夫妇尝试剖解他们追寻梦想的灵魂及其原始动机。冷淡的人潮略带诡谲的神色，挑逗著夫妇内心的天堂鸟。随著年华逝去而愈加忧悒的天堂鸟在夫妇的梦幻中腾飞，以百兽诸神的风格横穿人间，沿著印象主义的海岸线向一座禁锢了灵魂和道德的海岛滑翔。直到城边日晚，大树飘零，一盏盏霓虹灯著起火来，烧遍整座北城。这样的深暮，年

鬼也阻拦不了的心事；上班，上学，赴会，犯罪，真实的梦幻和荒谬的现实令你喘不过气来。一种后现代的精神忧郁症，在你内心的宇宙中晃来荡去。这种忧欢参半的日子，显得有点悲欢皆非。



3 • 梦幻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and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no hope was left
inside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y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在亦欢亦悲的历程中寻找光明的那些守墓兽，以一生的情慾耗尽了生命，却不懂得让情慾净化幽暗的灵魂。

深邃的梅雨季节，雨水，从东方的夜空中飘来，每一滴雨水都带有母亲们的心事。幽邃的雨，终于淋濡了山脚下那位老母亲的哀伤岁月，淅沥沥声中，结束了老母亲作为守墓兽的生涯。

就诠释学而言，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成为守墓兽的，老母亲也不例外。守墓兽的弔诡，让母亲们背负了半个宇宙的重量；那是一个迷离、肉慾、神鬼共悲的境界，小小的哀伤，便足够揉碎母亲们的心。

山脚下，神秘的蓝雨是老母亲临终前的葬仪队。触目惊心的往事，如沈重的晚潮扫过心的荒岸。岸上，母亲的天堂鸟温柔地滑翔，最后一次观望最后的一场雨季

。宝蓝、紫蓝、中国蓝的雨丝，空寂地勾起老母亲早年一些失去了知觉的幻梦，感动得浑身颤栗，叫了一声：“雨停吧！”

雨，就停了。

遽然而止的雨季，止于灵魂。凡人的生生死死，零碎而辉煌。死亡来临的时候，仿佛是生命对梦幻的一种弃绝。

当初在逐渐老去的岁月里，老母亲的心头，涌上一股古人抚剑的萧瑟意。在那段歇斯底里的求生历程中，世上的母亲们企图戴上命运的脸谱，至少，也要为自己临摹一张生命的蓝图，以备当生命迷失在一无所有之中时有所慰藉。

神秘的梅雨季节，对于临终的老母亲们来说实在是凄美兼蓄的。在雨声淋漓中回首自己一生的蓝图时，老母亲才渴望命运能赐给她一双天堂鸟的翅膀，好让她最后一次深情地俯瞰那叫她哀伤了大半辈子的宇宙。刹那间，哗啦哗啦一阵巨响，一群巨大的双头蝙蝠从双循环的心瓣鼓翼而出，飘过蓝雨的荒夜带走了老母亲的魂魄。老母亲这才意识到身为哺乳类，只有翼手目的蝙蝠才是唯一真正懂得飞翔的族类；这使老母亲更加哀伤。

会飞的生命，当然不一

定幸福。幸福的憧憬，也只是人类生存的一种藉口；而最了解幸福的，不外是墓。

墓，作为灵魂的迷宫，最能体会生命的污秽与纯洁。在这里，人类最尊贵的梦幻和蔑视梦幻的肉体一起腐烂。“有一天”，老母亲走出坟头对你说：“你将发现生命的幻梦才是人类真正的乡愁。”

梦幻，正是生命的乡愁，是生命最真实的原始风格。生命中最壮丽的轨迹便是梦幻燃烧过的历程。在生命幻灭之前，梦幻才是人们最怀念的一种图腾；也正是这种生命图腾所散放的魔力，使你在宇宙中不觉得孤独。

你来到母亲们的坟前，荒冢四野之间，反而感到格外的宁静。立在坟前，你看见母亲一如往昔的忙著、忧悒著。你听见母亲们哭了。哭泣声扰乱了墓园的碧树，只是忙著上教堂、入庙寺、或者出入舞廊赌馆的人们不曾耳闻目睹。事实上，人们的内心就有一座空墓，空洞得连生命的荣誉和自由也没有。所有真实的梦想早被人们刻意回避掉、毁灭掉，使生命的忠诚成为虚幻。

作为知识分子群，自以为高贵的守墓兽依旧回到坟场似的繁城。你的眼眸带著梵谷那洞悉生命的眼神，火

焰一般灼痛了你，一呼一吸，恍然有行尸走肉的哀伤。

不论你是驱车或者步行，这座在本质上萧索寂寥的城市，毕竟失落了灵魂和道德。虽令你感到有千万蠕虫不断吞噬著你，年复一年，你还是回到城里。体内的分泌物和天堂鸟的泪水，日以继夜罗列成眼角带有鄙夷的皱纹。

母亲们的死亡让人们感到一种幸福的失落，夏夜的繁城却因此变得温暖。山脚下的相思林，古屋已人去楼空。山腰上，百年古庙依然清寂如故。亡魂般的焚香，自斑驳的香炉飘出古庙。香艳的人间，你照常迷失在日常琐事中，饮食、如厕、梳洗、日复日抗拒情慾的纠缠。睡眠、失眠，年年如此，您悲剧的眼神充满仇恨，充满生命的冒险和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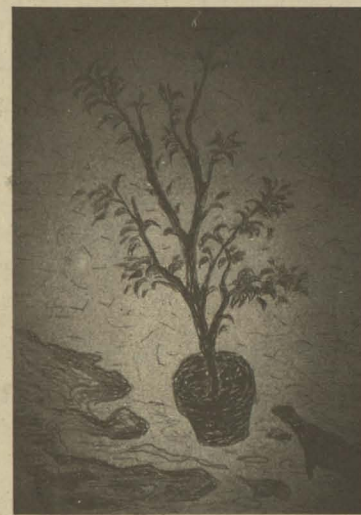
梅雨后第一个月圆的晚上，你用力把银河翻涌，来到山腰上的古寺膜拜。走入庙里，你看见几个小沙弥在上晚课。从庙口往外看，寺庙的山色被母亲们的亡魂用最深沈的中国蓝填满。这样一个星月迷惘的夜晚，看在小沙弥眼底，无非充满生命的激情。

晚课以后，你黯然点香，听到一个小沙弥私下留住老师父，请教如何在夜色晃

动中寻回迷失的梦幻，以免迷离的心导致更可怕的失落。老和尚心里明白，人类已经失落神圣的梦幻。当灵魂被情慾所放逐，荒谬的墙接踵撞来，困围了骚动的心。

中国蓝的一个夏夜里，你跪在香炉前尝试窥探神的灵魂，一心想寻回人类在宇宙中的尊贵地位，禁不住，一时之间掉下漠然的泪。老和尚的声音正好从遥远的空间传来，微带一丝莲花的芳香：

你的幻梦使生命的神话得以延续扩大，仿若无可名状的哀伤和悲痛成为记忆，而不是成为你的生活。



4 • 滋味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太阳，一再以它的光明试探人性的真伪善恶。

人性，到底苍凉。生命的真情和病态，夹杂着生老病死的人间记忆逼向灵魂深处。一些痊愈不了的伤痛如阳光坠落，坠若大梦。

那年冬天，你在一个靠海的农庄旅居，望着感伤的战舰航过十一月的太平洋。一位半身不遂的老农人诉说起他想念大地的心情。十一月的黄昏飘过舒伯特的夜曲调。叛乡、离国、流浪的剪影。在老农人的心头伴随着南欧的小夜曲，感怀不足，缥缈有余。

度过了生命中最悲戚的第一个冬天后，老农人打算用孤寂的生活美学度过漠然的余生，而春天终于还是来临，记忆中的北方，繁花盛放、宁静、永恒，无限深情的北方林园，呈现在记忆中的画面仿佛是梵谷所描绘的拉克劳平原上的园林。蓝天下丰盛而迷人的地平线，小巧的花园、栏杆、田野、山

林和平原，一怀念起来就令人感伤。

春天的风檐下，老农人看著橘黄色的春阳投下一列嘲弄的影子。一个人竟可以同时禁得起生存和死亡的试练。生命的弔诡在清醒和麻木之间永远无法自我平衡。这生命的风格一路伸展，以充满往事的韵味带领下半身不遂的老农人，以及左半身不遂的老政治家走向命运的终站。

那位寂寞的老政治家是你最怀念的老人之一。在那些晃荡著旷野秋色的深春，每天一早，你来到老政治家那富有英国格调的独立式双层楼房。老园丁正浇著那占地有大半个棒球场的花园。这一生，你恐怕永远忘不了老政治家用半清醒半麻木的英语，迷迷糊糊对你说话的那种悲寂。

我曾是这个国度的良心。我用一生为初生的国家争取正义。病发后，才赫然发现自己原来这么渴望云游四海。我们这一代，注定是命运的赌徒。以前，我在国会里假装已经解决那些解决不了的荒谬政治。夜夜背负世界的黑暗在这书桌前撰写国会演词，明白了万物都有万般哭泣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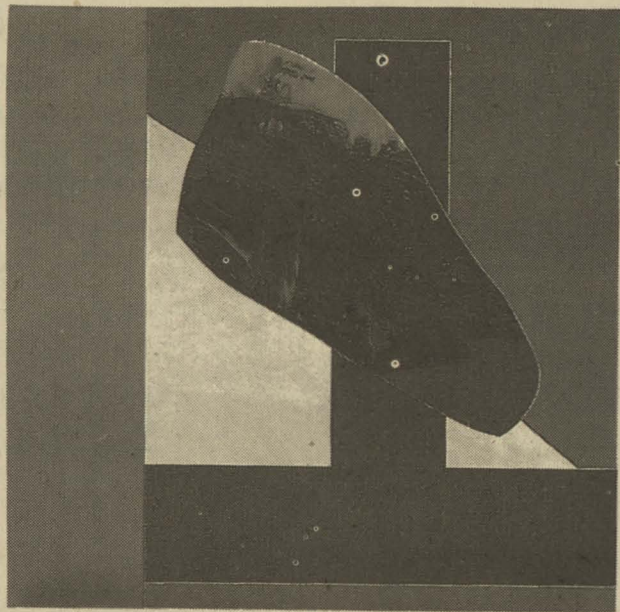
那个咖啡香特别浓郁的午后，你在大书桌的另一端

快速的打字，战争、政变、贫穷、歧视，噼啪噼啪的打字声好不容易才掩盖掉你的饮泣声。

你想起老政治家扶著拐杖一寸一寸步行的背影，风就停止吹拂。世间有点悲寂的背影，总带有倦怠的风格。

在命运为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和老农人们设计好的生命线上，另外有无数的雏妓沿著第三世界和新兴工业国的各大城市留下壮丽的风格。在世界一些偏远地带，一旦农家有女初成长时，就在人口市场上廉价出售。宿命论的色彩，最能揭露生命的荣誉和人性尊严的滋味。少女们带著哀伤的天堂鸟飞离满天红霞的农庄，愈飞愈低的背影扬起潮水般的影子；叮当叮当，农家少女的血凝成黄金，一一落入人口贩子的口袋。

直入生命深处，人类和飞禽走兽所共有的血泪，都有这种怨怼的咸味。如果未曾舔尝，最幸也是不幸。对于女人，生命的风格要用多



少铭刻心骨的泪来铸塑，不是身为男人的老农人或老政治家所能理解。而人类文明演进的惨烈，也不是百兽所能想像。百兽虽未曾爱怜过人类的梦幻，人类的灵魂却暗地里模仿百兽的风范。

从远古到永远，现实一旦禁锢了灵魂，人类注定要带著更多遗忘得了或遗忘不了的滋味走过一生，与天地同枯槁，与草木共悲寂。

早晨，心中反覆流过道麦伦的这首 Vincent，完整的世界逐年逐年在你心中粉碎，所有生命的感动，所有的心事，所有的梦幻和滋味，逐年逐年在我心中粉碎掉。

◎林幸谦

往事墓园



1. 岁月的背影

逐渐繁盛的岁月里，往事是记忆的肉身。有时候，人们无意间揭露往事的奥秘

，其实就是揭露人生的庸俗、虚伪和鄙夷。

人生就在现实世界的边缘，现实扭曲了我，进而讽刺我。秋天来了，我分不清自己是灵魂的忏悔者，还是复仇者。当我审判自己的灵魂，我竟毫无感觉。我在有

阳光的日子里平静下来，昔日的秋天还在记忆的窗口微微探首。潮湿的秋风划著圆弧扑向身影。我感到逐渐寒冷的风中隐隐蕴藏著熟悉而又复杂的滋味。

秋暮的晚灯亮起，便把我的记忆揉碎。古钟依旧独

自挂在木墙上，长针指著岁月，短针指著往事，秒针指向人群。人们搬入乡镇，许多年后再迁入小城。日子在飘洋过海的老一辈身上逐渐苍白、老去。自懂事以后，我就把老一辈称为国王，称自己为王子。在国王一手建立的城堡里，王子看著国王的背影慢慢增添哀伤的色彩。我学会自己穿衣服，穿鞋子，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控制我的泪水和哀伤。沿著国王走来的方向，学习摸清古老神秘的生命线。个体的成长际遇和文化的内在联系，为我指示超越现实社会的秘密。一条千变万化的人生历程从此四面八方的伸展。

在短小的回廊上，我在剥落的城堡里，以纯洁的咽喉歌唱自己编织的儿歌。落地长窗外的碧树和远山，在往后数十年里不断的随风摇晃，发出一声一声沙沙的呻吟。注定披上白发的国王和皇后们，他们的年轻时光接受了命运的安葬。无法逃避，也无从忘情。幻灭的岁月有如梵谷画笔下那些无可慰藉的棕黄、橙黄、柠檬黄、金沙黄、硫磺黄的悲烈痕迹，竟然有点草率的嫌疑。

如今深秋远逝，逐渐潮

湿的北风涌过老教授的背影。所有曾经在故乡门外苍老的背影，几乎都在凭吊一些无法圆满的梦。老医生的繁梦掉落在生命的年轮中，一圈一圈地磨灭。随著年华凋零，生命的苍凉逐年累积，逼压著逐年硬化的心脏。野外，海潮似的秋色撞入老诗人和老画家的魂魄，秋风，秋阳，秋雨，秋月，秋林，无边无际的晚伤日日夜夜浮满灵魂的地平线。

古铜和黄铜色的往事，退隐到潜意识层中，如人们的原慾，不懂价值、不知善恶、不明道德。遇上压抑的情境，内心如秋潮狂涌，涌起，涌落，声势无与伦比。这种痛苦的力量，使人们妄想寻回一些逝去的美好岁月。

年轻的繁华在老一辈的心中沦为幻灭的帝国。若隐若现奔驰过内心的大海。那些被我称为海洋季节的年轻岁月，裸著身子向我炫耀伊们迷人的背影。一些美好的生命足迹被晚潮卷去后，灵魂被大海染成晚潮的蓝。老年的时候，人们独自留下来面对岁月的谎言和倦怠的记忆。倦怠和虚幻交加的海洋季节，使我印证了叔本华的生命哲学：人生有如钟摆，

摆动在痛苦与倦怠之间。当人们把一切痛苦归于地狱，剩下来属于天国的只有倦怠。

岁月不免有一些丑恶。慢慢逼近的背影里，我试著捕捉灵魂坠落的深度和升华的高度，感到灵魂内宇的弔诡乃是无边无际。而早来的黄昏，或早来的秋都是过长的一种祭典，只有加深猛兽肩上的荒凉。

2. 往事脸谱

当灵魂告别肉体，恐怕往事的脸谱也不会轻易从灵魂消失；因为灵魂的世界拒绝空白。记忆的力量使灵魂觉得幸福，同时也觉得心酸。

我的痛苦就是我对往事的迷误，构成我怀旧的脸谱。每到某些时候，某种情境就会带我回到记忆的最深处。在记忆的哲学中，我们必须有勇者的智慧和智者的气魄去看清往事脸谱的生生灭灭，这种致命的人生现象才不会成为我们的负担。

往事的贮藏，往往便是命运的痕迹。

通往记忆的甬道，常有意想不到的起点和终站。或者说，脑袋里有多少脑细胞，就有多少种遇上往事的方法和机会。我们只可以用意识流的方式去理解往事的历程。搜索往事脸谱的历程，不管是悔恨，还是欣喜若狂，常常都会令人心惊的魄，不然就是麻木不仁。

曾经活生生的人与事在销声匿迹一段时日后，突然以意想不到的影像反射到内心里，产生的幻觉引发非凡的情绪。这种情绪是一种珍贵的财富。事实上，人生的哀伤或慰藉，都可以在这种情绪中找到答案。

脑细胞虽然无限微小，记忆却无限广大，童年时候，我走过椰子树干的独木桥，越过另外一个山庄到野外打猎。无数岁月流逝后，山山水水的脸谱变得格外神秘而动人。追猎的狂热叫人缅怀。我跟随在大人们的身后，穿过田野、树林、河流。我挥动沉重的刀，努力斩断横在眼前的热带树木。热带森林的杂树在阳光下晃动，我家和邻居们的十一只杂种猎狗跑在最前端，不时意气风发的狂吠，狂野的奔驰，以抒解长期被囚困的灵魂。

只有在打猎活动中，它们才被允许自由的奔驰，自由的发挥它们的想像力，以及追捕的猎物。在季候风带著暴雨入侵以前，我就这样和大人三五成群进入森林里。打猎的狂热、自由、兴奋，或许曾经让我感到幸福过。然而这短暂的幸福，随著小学毕业搬到东海岸后就不曾再现。那些震耳的枪声暴响在幽暗的森森里，像十一月的雨雷，感动过我的心灵——我那长期桎梏的宇宙。

回忆的无意识冲动，像一群回溯的鲑鱼，从旷阔的生命海洋游回当初离开的故乡之河。一旦找到河海的入口，立刻毫不犹豫往上回溯，一心一意往记忆的故乡川游。永无休止的摸索，无法理解的思维动向，都令我难以忍受。静夜里，鲑鱼一般游回狩猎的童年，好好狩一场野猎，为当年的无知和稚情作象征性的弥补。在细雨霏霏的清早，一觉醒来突然想起远方的母亲，或者，在临睡前回溯初次离乡时在拉曼学院的那一段岁月，记起初恋情人，想一些琐屑、一些不断膨胀或者不断收缩的心事。

人类回溯的冲动，不论

疯狂还是痛苦，都是一场生命舞台的再现，一种季节的庆典。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庆典祭祀，不同的祭祀有不同的心情、泪水和欢笑。往事的墓园，岁岁月月总摆著形形色色的祭品让我品尝。而人们也在里头用年年老去的心情祭祀生命的繁华与哀寂。

世俗乐园中，人们致力拓展的一湖山水，在人们心野远处等候主人的足迹。隔著荒诞的现实世界，世间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合理的这句名言，横斜深浅击痛生命的天堂鸟和我内心的山水。对于我，往事的魔咒恐怕会变成生命的悲咒，于是我清洗天地，准备提早到湖畔过一段长期的休憩岁月，找一处好山水躺在预设好的命运中，和一位长发的女神在温暖而优雅的阳光和星光下用餐，或散步，或探险，藉此悼念丑恶与圣洁的生命，以及所有曾在往事墓园中徬徨哭泣的灵魂。

一、母亲

劈下灵魂
需要疯狂的疯狂痛哭的痛哭
母亲，你终于找到生存与死亡的真理
百万太阳
聚集在你受伤的胸口
千万星球系亿万生灵群
母亲的爱恨
只有一种

秋天曾是生命的季节
母亲用力一撕
生命的故土和新地
荒芜人烟

一幅画
一种心事淋漓人间
以拂不醒梦的速度
画下，我生命的秋天
我剖开母亲的灵魂
搜索
密密麻麻的人间心事
当千嶽贴紧地球斑驳的伤裂
母亲，你美丽的舌
贴在我受伤的胸口

◎林幸谦

二、苍生

传说，苍生都有母亲
这情态有些凄烈

地球哀悼苍生的姿色
令野兽落泪，静夜里
苍生崇拜野兽
野鬼
野神 假装懂得理想主义
假装痛苦
一手剥光我唯一雪白的长袍
一刀刀
割下，我太阳般的灵魂

最原始的爱有最原始的恨
爱与恨的边陲
古文明和新文化都是受伤的太阳
所有勇于殉梦的苍生
痴痴 狂狂
匍攀生命有了荒凉
在我纯洁而诡譎的子宫
——通往子宫的路上
生命的路口有血的图腾
宫内芬芳灿烂，泣血涟如
宫外
有苍生愿意仇恨
有苍生
渴望和平

三、英雄

英雄不死
苦难不止
这生命，是无法慰藉的秋天

对于英雄
出生是一种疯狂
所有荒凉的爱恨
一把血
滴上母亲的故乡

英雄
误尽苍生

秋风总在头颅落尽后
吹来稀烂的慾望
在这里，月光拍岸
列队穿过墓园的英雄梦
穿过人类

生命——
人类最悲壮的英雄时代
巖壑崩了
故乡毁了
几近壮丽的哭泣



如染色体在英雄的子宫
分裂

最英雄的爱恨
有最人的哀愤
百万光明
再不够牧养一朵人文主义的向日葵
我，挖下眼球观望太阳的战争
阳光血肉斑烂
都是我血淋漓的命运的
英雄

神鬼不分的英雄主义
湿濡濡爬入我半神半兽的生命
我的真情亦神亦鬼，深远而邃离
有点颤栗
有点荒谬

四、骷髅

星球朝拜各自的太阳
太阳，带领英雄崇拜的宇宙
向骷髅顶礼

秋天一到
骷髅便到处蠕动
这骷髅
是英雄的故乡
我的地狱

骷髅失落的眼神
落在宇宙化为我慾望的双乳
日夜用温暖的灵魂慰藉我的生命
让宇宙心碎吧

生命启示录

秋暮滚滚，百兽伴我在此仰望生命的太阳
滚滚神话在一瞥之后死去
记忆加剧，骷髅却遗忘了稗史
生命的宇宙于此化整为零

直到宇宙的神话已死
再度我回到秋梦里，骷髅
早已失落
我的苍生
我悲剧的英雄和母亲

在梦外
亦证实自己的失落

在最凄美的生命地带
再度我梦见
骷髅的泪如秋雨飘坠

嵌金的生命灵柜中
我恋栈，依旧为妖
为神
为兽
裸裎在骷髅内深寂沉思

母亲
我非求欢
乃求死者 在爱过
恨过的骷髅内
爱著
恨著

宴饗人间

——创世纪的盛宴自地球升起
风，止于丰林

一颗颗头颅落上母亲摇晃的双手
颗颗粉雕玉琢
百兽狂舞
好一种杀戮与痛哭的人间心事

向岁月深邃的爬行告别吧
百万裸猿从此诅咒流离的航线

百万英雄在黄昏里的眼神
美学地
尽情慰藉荒谬的梦想
高举完美的前肢
嚶嚶哼哼
嘲弄起爱恨交炽的武器
舞成文明进化的指南针

梦幻的向晚寂寞极了
我将雨季荒荒淋濡文明的薄暮
荒荒濡湿中我看见
最后一轮和平主义的夕阳
在幻梦中濒临精神分裂
花影零落中，梦幻
开始创世纪的痛哭
英雄的恸哭非常哲学 做起
野兽做的梦

肉体的欢宴和灵魂的葬礼之间
英雄的诅咒伸展到人间净土
从新旧大陆到忧郁千岛
林里林外颗颗放逐的头颅
癡癡痲痲，钻出
满怀心事的蛀虫
在人间，盼顾风华

宇宙纷纷死去的母亲
带著祝福向梦缘游来
逐一

逐一收拾起稀烂的灭魂
迷茫的乡园和世纪末的山川
感到生命的愤殇

拂掉千年梦幻的雨季
攀月的母亲哪
褻渎或祈祷由祢

请随手捻熄宇宙的万星灯火
让哀怨的头颅
留下来
纪念这一段人间饗宴的心事

*

歌讴生命的凄绝美吗？

◎陈慧桦



林幸谦的散文已在去年《幼狮文艺》五月和十月份发表了两篇，他的诗都在大马的报纸副刊发表。他今年是政大中文研三年级的学生，很快就要毕业了。他是懂得生命情调、很有正义感，甚至可说有点早熟的年轻人。他在大马报章发表的几首诗如〈曾经马大中文系〉和〈马六甲旧城门〉，写的都是有关华族的命运以及哀伤，有一种郁结、愤怒和凄凉贯穿其间。现在刊登在这里的几首诗，多少仍沿袭著前此的格调，主题却从关注华人的命运转到对生命悲情的

探索。可是，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悲情？海德格认为人活在这地球上的意义是在“阐发其本质”，也即生命体会死去的“能力”（Capability），由于必然会死亡，因此生命体就得尽量发挥应用其潜能：亦即建构与保存（《建筑、居住、思想》，151页）。然而在哲学家看来，生命的际遇未必为喜为悲，所以什么叫做“悲情”？难道是那种成熟后立即趋临灭绝的美与哀伤吗？

《生命启示录》中四首以及《宴饗人间》都充满欲望，抒写濒临灭绝的凄厉情怀，内中充满冲突、欲望与矛盾。在语意的层面上，诗人把二元对立的单元如人/妖、人/兽、爱/恨、美丽/凄烈、苍生/野兽、灿烂/溃烂、欢宴/葬礼、裸猿/英雄、和平/战争、故土/新地以及古文明/新文化等等纳入诗中，色彩和情绪的对比非常突出、亢奋；另外如梦、哭泣、哀愤、痛苦、肉体、疯狂、秋天、神话与太阳等，其对比虽缺，却也闪烁在上下文之外，如果我们在诠释过程中能把它们都掌握住，则诗中的意义张力必更充足纷陈。读者读到这里，一定会看出来，我这种抽丝剥茧系为了在诗中找寻稳定性的结构、寻找中心

点。你可能不禁要问，生命真的有中心点吗？人类的来源真的是“非洲一女人”（注）吗？

细言之，〈生命启示录〉中的〈母亲〉一诗，其重心（旨意）是写死亡还是再生？“你终于找到生存与死亡的真理”，这个“母亲”应是回到了尘土；她变成“一帧画/一种心事淋漓人间”，那么，她的“心事”应该只有她的子孙才能揣测得出来。她的逝去责成后裔的成长，虽说这种成长对“我”而言实为一创伤。所以我们在阅读这首诗的过程中，我们发觉诗人有随写随时涂销的意图在，怎么说呢？秋天应为丰收、成熟的季节，对她自己以及对“我”而言都应如是，可是，她却于此时撒手人间，留下“密密麻麻的人间心事”，让“我”来揣测。母亲“受伤的胸口”，我“受伤的胸口”都是破罅，充满无法窥见底点的潜藏意识。假使〈母亲〉为一正文，则潜藏在她灵魂深处、潜藏在我受创的胸口里的应为许许多多正文。

〈生命启示录〉第二首〈苍生〉仍是谈根源的问题。天下苍生的根源是“母亲”，而母亲的母亲是非洲一女人吗？苍生都应分清正邪、神鬼，都应懂得“理性主

义”，都应像我一般透明、炽烈；可是，“我”这个抽象的生命既经赋予实体后，“我”就有了理性的部份，也有“野兽”的部份（id以及其挥展出来的libido）。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前头企图把神/鬼、爱/恨、荒凉/灿烂、苍生/野兽、古文明/新文化对立起来，也未必能把诗中所蕴藏、所潜藏的种种冲突、欲望稳定下来，并把其中心结构确立。换言之，这首诗本身即已蕴埋了不少自我解构的因子。我们想在神鬼、爱恨之间找到平衡点，我们用甚么东西来仲介？古文明和新文化都有盲点，难道只有“殉梦”、“溃烂为花”这种凄绝作为才能找到答案？

跟〈苍生〉一样，〈英雄〉这一阙诗也包孕了欲望与冲突。〈苍生〉里的苍生，夜晚崇拜野兽、野鬼野神，因此他们是以德（id）的具体化和象征符号；他们有所挣扎——挣扎于发射仇恨追寻和平之中。〈英雄〉里的英雄，他集疯狂、爱恨、哀愤以及种种潜藏的矛盾欲望于胸壑。他的不死就是最大的矛盾，因为这样“苦难不止”。因为这样，他“误尽苍生”，使许多人“头颅落尽”。总之，英雄具体化了凄厉美，生前死后都是凄绝

的化身。英雄生命的根源是什么？锁住他生命体的是什么？

〈生命启示录〉中的〈母亲〉如果探讨了生命的问题，则〈骷髅〉探讨的可是死亡。骷髅就是死亡的符具，包括母亲、苍生和英雄都得向它顶礼膜拜；它“到处蠕动”，所有的生命体都得向其臣服。生命如果是人类最大的欲望，则死亡可是一个更为可怕的欲望：“母亲欲求儿女之生，英雄除了欲求自己儿女之生之外，他尚欲求许许多多人的死亡。”从这个角度来看，则英雄可为欲望的最大化身；他跟骷髅有著某种肌肤关联。

前头第一段提到，林幸谦当今要探讨的是生命的悲情，〈生命启示录〉可是他探索的落实。在这一串四首诗中，他探讨了人的生死存亡：母亲的生儿育女、一般人（苍生）的作为，英雄的行径以及他们的归宿。〈骷髅〉这首诗主要在终结前面的主题：“百兽伴我在此仰望”生命的解体。到那时，人类的建构（如神话）具已溶解，死亡已不再构成威胁，母亲、苍生、英雄具已消失“在梦外/证实自己的失落”。

〈宴饗人间〉里的英雄就是裸猿，在这人间的宴饗

中，我们看到的是梦幻中的荒乱、精神错乱、癡病，用诗人序引里所说的，好一幅“百兽狂舞/好一种杀戮与痛哭的人间心事”。这仍旧是一首充满欲望、冲突与矛盾的诗。英雄的眼神在寻找慰藉、寻找幻想、和平吹奏的是夕阳曲、梦幻会哭泣、林里林外钻动的头颅“癡癡癡，钻出/满怀心事的蛀虫。”总之，这是一个超现实的梦幻世界，其中的景象实在不可以常理来推敲，冲突和矛盾乃为常数。也就是说，其中正常的必被反常的所解构：爱被恨所解构，英雄被裸猿所颠覆、扭曲，理性为疯颠所质疑。这首诗所描绘的已逼近凄绝的边缘，臻至荒诞的境界。海德格在《艺术品的根源》中说“真理在梵谷的画作中发生”（五六页），我们当然希望林幸谦在〈宴饗人间〉这首诗中提供的是真实。

在这次刊登的五首诗里，由于诗中所包蕴的众多相对的意象、概念质素，我们可以突显它们自我解构的一些痕迹、破罅。我们发觉林幸谦挖发刻划了许多孤绝凄厉的境界。在这些境界正文之外，我们还有许许多多潜藏的次正文，这些，前头已略为提及。在〈骷髅〉这首诗中，我即使在进入“生命

灵柜中”，“我”还是充满著慾求，而且这些慾求都是相互矛盾的：

我恋栈，依旧为妖
为神
为兽

“我”一直处在爱恨这些强烈情感的交炽中。

注：根据美联社去年九月二十六日电，美国宾州大学人类学家史东京说：我们“全人类之母”是一个二十万年前居住在非洲的女性原始人。见《中时晚报》第六版。

引用书目：

- ① Martin Heidegger,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 具收入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1975), pp. 17-87 145-161.
- ② 〈人类老祖母，非洲一女人〉《中时晚报》，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七日，第六版。

*



生命郁结的诠释者

绵绵的郁结，就像他那绵延的文字所透露出来的讯息一般，叫人一阅读就有点感到郁闷不已。那已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我首次在《时报》〈人间〉版看到一个陌生的名字“林幸谦”，一个毕业于马来亚大学的青年作家，一脚刚踏上中正国际机场的土地，一手就摘下了国内两大报的一个散文特奖。在好奇之下，我费力开始

阅读他那郁闷的，散发著热带雨林的苍劲、神奇的气氛的文字，我觉得作者似乎是一个被压制的灵魂，他挣扎著，气喘咻咻，他真的想用文字来酝酿气氛，来表白另一个区域的不平和现实。

这次拜读他的〈隔世灵魂〉，除了对他母系家族的遭遇有了些许了解之外，我上头提到的第一次印象更获得加深。

林幸谦的文字是绵绵地不绝，他绵绵地在书写，诠释命运和历史的重量；其实，他在书写的同时即在做著解构的努力，因为我如果只说他在发泄或舒解他灵魂遭受到的压力都不足以说明其努力了。历史是荒谬的，历史让多少人栽倒在它脚下而血肉模糊，可它却迈步向前碾动，无动于衷。林幸谦这篇散文当然要解构这种荒诞性，他更要指陈一个事实：一个隔世灵魂、一个他从未亲闻其声欸的人（其外祖父）的形象竟然能蠕蠕而动，像梦魇一般罩住他。这么说来，历史竟然是双面的，既荒诞又严肃。

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国际共产党的魔爪相继踩延到东亚以及东南亚大部份土地，在这两股恶势力的前后主宰下，再加上各地民族以及种族主义的相互交织激荡，这就造成这些地区人民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所遭受的

历史煎熬悲痛。在星马，自前年马共领袖陈平走出森林后，前此人们所遭受的梦魇积愆一时之间都可从心坎脑际摆到媒体前头来，种种禁忌似乎都在逐渐打破之中，这对当地人民来说，未尝不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林幸谦的〈隔世灵魂〉，必须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看才能看出其意义来。另一方面，正如我在前段文末所说的，历史也有其严肃的一面，那就是历史事件（不管这些事件多么微渺）对后人的影响；对林幸谦来说，对许多遭受历史愚弄的人来说，历史一直都在塑造人格心理，人格心灵。林的外祖父对他而言已变成一个巨大的象征性形象，……成为……一个幻梦的图腾，“一种神话的象徵。”所以我前头说他是 在一边书写历史（个人的）一边解构历史一点都不夸张。我甚至觉得林幸谦、黄锦树以及其他马华文坛的才俊之士所书写的都是少数言谈 (minority discourse)，以破除、解构甚至颠覆多数言谈，在这样的角度底下，他们的文字都带有神圣的、尝试性的象征意味。在这种角度底下，我们不禁要问：黄锦树《撤退》（《幼狮》441期）中那个〈我〉岂止是在书写其遭遇而已？同样

地，林幸谦这篇《隔世灵魂》中的外祖父遭遇到的岂止是精神和肉体的震撼而已？在历史这个大叙事体 (Master narrative) 底下，人真的变得这么脆弱而无法走出历史的阴影而肯定其价值吗？

林君这篇散文设定的背景是位于马来亚南方柔佛州西南方的麻河 (Muar River)，一条经麻坡 (Muar) 的河流。就像许许多多热带国家的河流，河水湛蓝，大雨一来，河流具都夹带大量泥沙而变成黄浊奔流，岸边不是矮丛即是杂草蔓芜，景观可说相当优美甚至壮丽。但是在林君这篇散文里，我们看到对它的抒写只是：“香妃古城的麻河岸”，“遥远的记忆传来童年时候渡麻河去探望外婆时山声水声撞击的音调，”神话缤纷的古老麻河南岸，“在纷扰的命运下，野云横天，令人昏睡的阳光射向麻河岸上的灵魂，廿世纪中叶的黄昏染红了麻河，也染红了忧郁的灵魂，“以及”麻河在哀寂的故乡依旧畅流，仿佛世间的悲欢都不曾留下痕迹。”除了作为事件的背景的叙写之外，它呈现给我们的印象是神秘和凄丽的，而非壮观或优美，难道说马来亚华人作家在大马独立后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所表现的都是 Woon-Ping Chin

Holiday 教授所说的所谓少数民族的感性 (Minority Sensibility) 而所采用的技巧只有被压制下变奏出来的“间接委婉、省略、反讽、幽默、影射和联想，”而自然背景实为“冷漠无情和奸诈”的象征^①？用影射和象征，以及应用陌生化手法，这些都可以在林幸谦和黄锦树等年轻作家身上看到，可见在他们笔下，自然都被疏离扭曲以逐情怀的抒发。这我要强调，可能是少数言谈不得不依赖并藉以对抗多数言谈的策略和工具。

我很赞赏林幸谦居高临下，自我疏离后对其故乡的关注。抒情当然可以抒发国家历史之情，能够把文学的狭义和广义的定义打破，并时时注意到文字的俗和圣 (The profane and the sacred) 的社会功能，我想这也是很好的而且该做的一种尝试。散文的开放性特色值得任何有才华的作家加以开拓。

注^①引文见 “Hbrad Blooms The Emergent Poetry in English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Literature Approaches to Theory and Practice, ed. Clayton Koelb and Susan Noakes (Ithaca Cornell UP. 1988), 第141和143页。

四十二个年头的这一天

◎薛洛

记下这一天的感受，
寄给关心我们的亲友。

(姚拓按语：本文作者薛洛先生，是我四十余年的老朋友，早年曾担任过日报主笔及总编辑等职。马来西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华文教科书第2册，曾刊出过他的新诗《马来西亚的黎明》，大概有许多读者都读过。薛洛兄这篇文章中所提及的“珉”，也就是薛夫人丁

珉女士，我们一向称她为“大嫂”而不名，她真的也做到大嫂的责任，四十余年来，对我们每一家人都是诚心诚意地关注照顾。去年十月廿日，丁珉大嫂因肾脏病去世，凡是认识她的人莫不黯然神伤。薛洛兄这篇文章原是一页日记。我深为文中所述的奇事及其真挚之情所感

还未亮，我在半睡半醒的时候，又一次听到珉在轻唤我的名字——“维玲”，这次只是两个字。我立即睁开眼，看看屋子里，一片寂静，没有上次看到的“云团”，也没有上次——沙沙的风声。

这是她走后，第二次归来。上次是去年十月二十三日，她走后第三天的夜里，我正睡熟，却又像有点要醒的时候，蓦然听到她喊我的名字，很清楚的一声：“维玲啊！”（多了一个啊字的

动，不禁一边阅读，一边涕泪纵横。所以，特别去函要求薛洛兄，将这页日记当作散文在“蕉风”刊出，让读者共同来分担他的忧伤。古人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知是精神的感召，抑或真有灵魂的存在。宇宙之大，何奇不有！是耶非耶，谁能回答！)

尾音) 平静，亲切，相当响亮。我直觉的，她就在我的身旁，立即睁开眼，定睛看时，就在我睡房的进门处（门是关着的，夜里在那儿留有一支五烛光的小灯），接近屋顶的地方，在慢慢旋动着一片像是浓雾，又像是轻烟的“云团”；那形状就像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仙女——有一个色调较深的头部，身形色调较浅，像是披着轻纱样的衫裙；从房门的那端（南），向窗子的方向（北）

移动；只是一瞬间（约数秒钟），就消失不见。这“云团”给我的印象太清楚、太深刻了。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经验，也从未相信过人去世后会有灵魂。可是就在那一刹那间，我意识到珉在“显灵”，回来看看我们。（这多么符合世俗所传“第三天回家看看”的说法，可是在此之前，我并未听说过这样的传说。）这时，床头的闹钟是深夜三时零六分。屋内一片寂静，窗外是沙沙的风声。

这次（第二次），她的声音稍嫌轻细，渺远，给我的感受却更为深沉。我躺在床上，思潮汹涌，想到她在弥留时轻吟的两句歌，那轻吟的低沉、微弱，就如同她刚才轻唤我的声音。那两句歌的歌词是：

已往好像是梦，
人生本就是梦，

——她那有气无力、间歇微喘的声息，脸上却显露着平淡而亲切的笑容；她那带有无可奈何的眼神，却又含有无限依恋的感情，一切历历如昨，一时都涌现在我的心头，真感到无边的凄怆，无尽的思忆。

珉在弥留时轻吟的那两句歌，是“人生何处不相逢”那首歌中的原句。那首歌正是四十二年前的今天，在我们结婚的宴席上，大家在闹新娘，她在亲友们坚邀之下献唱的。不过那时她唱的

并不是这两句，而是全歌的前四句，原句是：

人生何处不相逢，
相逢犹如在梦中，
连年为你留下春的诗，
偏偏今朝又相逢。

当时，她唱的这四句，确与我们在香港相逢结婚的意境相合；而四十年后，她轻吟的两句，却正流露着她弥留时的心境！两相对照，多么让人伤感，又是多么让人困惑！

人生真就是一场大梦吗？珉的一生辛劳，生儿育女，写书，教养，以及她坚忍、果敢与病苦的抗争。——都是确切的事实；而这些事实也并没有因为她与世诀别就全都成空。即使说人生是梦，她的梦也很富有（虽然我们一直过着相当艰辛的日子），并不空虚。想到这里，思绪似又牵入哲理和宗教的情结。

天已大亮，我从床上爬起来，写下此时的感触：

莫叹人生本是梦，
且看已往并非空。
书文篇篇存创意①，
花木枝枝系旧情②；
儿女至今仍疑念③，
老泪昨夜犹纵横④。
诚如此别人人有⑤，
永生路上当重逢⑥。

①珉在卧病之前，编写稿，常至深夜（日间照做家事）。且常为一段之义，深思忘寝。

②她热爱花木，即使在医院床上还记挂着，要我们别忘浇水换土。

③儿女们都坚信妈妈的灵魂存在。只是常念叨着：人的灵魂究竟活在什么地方？

④自珉去后，自己变得很容易流泪。

⑤用元稹诗句，仅将原句中的“恨”字，换为诀别的“别”字。

⑥佛说“涅槃”，基督“永生”，释和道则谓“生生不息”。其中永生一义似更易为人接受，所谓死亡只是生命的改变，而非生命的终结或幻灭。

当天上午，我带了两把玫瑰（每星期，总有一两次，我和孩子们去坟上添花或换花，有时，我们在那一同午餐），去到珉的坟上，坐在她的旁边。随着林园的穆静，我的心情也平静下来。初春天气，风和日丽，大地回暖，水碧山青，让人感觉得到：一股生长的气息充满了天地。坐在这里，心思恬淡，整个的心灵似正遨游在天地之间。宇宙无涯，生生不已；真愿天外确有仙山，让离开尘世的灵魂，可有息居之所，飘然来去，不受时空局限，不再病苦，不再忧患，逍遥自在与宇宙长存。

小山坡上，风渐凉，日转西，暮色已抹染平林，我驱车回家，琰儿在家正做晚饭。（编者按：琰为薛先生次女。）



今天（九三年三月五日）是我和珉结婚四十二周年的纪念日。凌晨五时许，天

蓬山此去

蓬山此去无多路 青鸟殷勤为探看

——（李商隐“无题”末句）

岂是浓雾里的一团云影
岂是屋角下隐约的虫鸣
岂是白壁上的一抹飞天
岂是夜窗外沙沙的风声

不，不，曾经执手相看
记得，记得那熟悉的身形
是的、是的，曾经嘘寒问暖
是那，是那熟悉的呼唤声

那呼唤是如此遥远又接近
仿佛穿过了幽野平林
在关着的房门进处
依然是那样亲切的声音。
世事的无奈正如东流水
逝者如斯而尚自依依
浮生扰攘原为蝶化的一梦
瞬间变幻也难解万缕千丝

四十二载的乱世相携
多少事，怎能一无牵挂
牵挂——那儿女文章家国
最记筵前旧曲，也念院后新芽
暮色渐渐抹染平林
远山外却霞光掩映
难道今夕的沉沉暮霭
也是明日的阵阵朝云

墓侧冥思不觉春风转冷
抚碑欲去但恐幽野生寒
愿他日相扶相护在蓬山路上
无怨无憾，忆说这乱世云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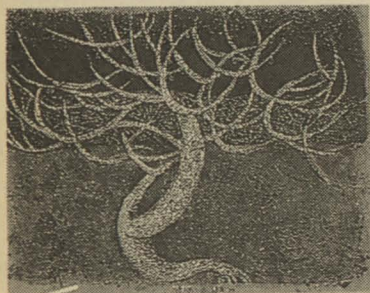
归见琰儿在厨里燃薪点火
正有那年轻的举止形神
相扶相护岂分人间天上
生生不息，不息生生

薛洛兄：

兄寄来“四十二个年头的这一天”日记一页，与汉平共读，均深感动，低回不已，当夜难以成眠，披衣执笔，灯下成此文。文中尽是用兄日记中所记之事，所用之句，稍加渲染，拟兄身份，改以新诗长短句述之。文成后，反覆沉吟，仍觉未能道兄嫂伉俪情之万一，也未能窥兄恬淡澄明的心境，尚祈补订，又苦思不得其题，暂引李商隐无题诗末两句代，且亦有待拟定。谨以至诚，以此文怀念大嫂，亦供我个人案头雅正。顺祝 好

弟白垚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日



（编者按：现代诗崛起于马来西亚，与白垚先生有密切关系，据研究马华文学的专家们指出，白垚的“麻河伫立”是出现在马来西亚第一首现代诗。可惜白垚先生惜字如金，自创作歌剧“汉丽宝”之后，即少有创作。今忽收到白垚的《蓬山此去》，欣喜之情难以言表。这首诗以叠声叠句写出，可见白兄宝刀未老，而文采一如当年。今后尤盼白兄重拾笔剑，再闯江湖。）

平凡中走完她不平凡的一生

——记丁珉大嫂二三事

丁珉大嫂生于1928年，原籍江苏泰兴县。丁家在清朝末年以迄于今都是望族，其堂兄丁文江先生，即是中国近代史中有名的地质学家；其父亲丁建标先生，是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卒于1958年，香港文化界曾联名举行公祭，由此可见其地位的崇高。其他丁家伯仲叔季等等，无论留居大陆或移居海外，据我所知和所接触过的，都是学术或经济界中的佼佼人物，可谓一门俊彦。1949年，丁珉大嫂随父定居香港，1951年与薛洛先生结婚

，1956年随薛洛兄移居马来西亚，1978年移居美国。丁珉大嫂不仅相夫教子，治家有方，对写作也极有天赋。1960年左右，我主编《学生周报》时，曾邀她专写“希腊神话”，在学生周报连载约一年之久。她的文笔简练流畅，造词用字极为传神，故当时非常受读者的欢迎。我对希腊神话的认识，也是由她写的故事开始的。后来因为她编写华文教科书过于忙碌，希腊故事只好停笔。

在我年轻的时候，最大的嗜好是“吃东西”，一听

说有“好东西吃”，就会食指大动。而丁珉大嫂所烹饪出来的食品，可以说是第一流中的上等美味。我尤其喜欢她煮的牛尾汤和红烧牛肉。所以，每逢丁珉大嫂来电邀我去吃饭，我必定空腹以待，一直吃到没法再吃才满腹而归。

据我所知，丁珉大嫂与薛洛兄结婚之前，从没有下过厨房，炒菜时应先放油或先放菜都不清楚。但自他们结婚后，丁珉大嫂即专心学习烹饪，各地出版的烹饪书籍，几乎填满了他们的书架。

住在吉隆坡的人，可能都知道或听说过“大人餐厅”这个名字，也许有许多人都在“大人餐厅”吃过饭。“大人餐厅”初创于1975年，迄今已有八个连锁店，其中一家在新加坡。“大人餐厅”由一家小小餐厅开始，今天已有八家，一定有其必



◎姚拓

然存在的道理：“大人餐厅”的菜肴美味可口，是其中原因之一。而“大人餐厅”菜单中所列出的菜肴名称，几乎全是丁珉大嫂亲手所创。

“大人餐厅”中餐部的厨师，也多由她亲手所教，或者是她的徒子徒孙。请读者不要误会，我在本文要说的，倒不是称赞丁珉大嫂的烹饪手艺，而是藉着开办大人餐厅的故事，说一说丁珉大嫂乐于助人、为公忘我的精神。

薛洛兄等人包括我在内所服务的公司，原以出版印刷为主要业务。到了1970年左右，我们大家都认为公司的业务必须多元化，开设餐厅是多元化的项目之一。我们这一般朋友，多年来从事出版印刷工作，每一个人都会写几篇文章，但没有一个人懂得如何去开办一间餐厅，单单厨师问题就无法解决。丁珉大嫂当时自告奋勇，说她愿意负责菜肴的烹煮和厨师的训练。她说做就做，立刻把她位于八打灵住屋的厨房扩大了一倍，自己出钱上街买菜，选料，购锅，置砧，真的煞有其事地大动干戈起来。她每天晚上做好了几样菜，就分别打电话邀我们这班朋友携家挈眷去评尝。我们也真的如上餐馆一样全家出动，到薛兄家中大吃特吃。那时候，也只有丁珉大嫂才有这样的本事，她晚上要写书，白天又要照顾孩

子（她有四个儿女），居然还能抽出那么多的时间去实验餐馆的菜式能否成功——即使百分之百的成功，除了对大家（大人餐厅有股东二十余位）有好处之外，对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我和我内子曾多次去评尝丁珉大嫂的杰作，我内人当时看到薛兄家中及厨房的纷沓忙乱，以及厨房外边堆集的残肴剩饭、碗筷狼藉的情形，在归途中对我说：“让我像大嫂一样，把全家搞得乱七八糟，就是把大人餐厅全给了我，我也不干！”我自信我平生最乐于助人，但我也不会做到像丁珉大嫂那么地专注与投入。那时候，谁会想到大人餐厅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饮水思源，丁珉大嫂对大人餐厅的贡献很大，也最为无私。

丁珉大嫂的一生，诚如薛兄在《四十二个年头的这一天》一文中所述，他们“经常过着相当艰辛的日子”，可是丁珉大嫂一向慷慨乐观，凡是能帮助人的地方她都乐于助人。她的后半生几乎时时都要与缠绕她的肾病相抗争，在医院中不知动过多少次手术，单单大手术我想总有十次之多。她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有好几次也真的是死里复生。她的健康远不如人，她一点也不在乎她的健康，也从不去计较明天能否起床穿鞋，但她在她

有限而能把握的日子中，尽她的力量，去做她心中想做的事——她的伟大，正在于此！她心中想到的只是别人，而没有想到她自己！大概是十多年前，丁珉大嫂因病住在八打灵的阿松大医院，她每次都是为了很紧急的病才进院治疗的。我有一天去医院中看望了她，顺便在楼下的护士室中检验血液。那时候验血须每隔半小时抽一次指头上的血，抽完十个指头要五个小时。抽到第八个指头时，我实在饿得发慌，坚持要吃饼干充饥，护士按照医生的嘱咐，非抽完十个指头的血才让我吃东西。我又气又饿，连连大声对护士说：“不验啦！不验啦！非吃东西不可！”偏偏在验血室内又找不到一块饼干。不知是那个修女把这件事告诉了住在楼上的丁珉大嫂，她也不管医生不准起床的吩咐，立刻拿起身边的一罐饼干，仍然穿着病人的白衣，由三楼跑到验血室，把饼干送给我。因为她知道我有不能挨饿的毛病，一挨饿就会全身发软，行走不得。我接过饼干，对她说：“大嫂，你身上有病，怎么可以跑到楼下来！”她说：“我知道你不能挨饿——你一挨饿，比有病还厉害！”从这件小事上，亦可以看出丁珉大嫂忘我的助人精神。

去年，丁珉大嫂随薛兄

一同来马探望在马的亲友，按照她的身体状况是不能前来的，单单每日所需洗肾的药水，就得四大瓶，十多天就需带几个大纸箱才敷使用，而且随时会发生腹膜炎的危险。但她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说她十分想念马来西亚的亲友，非要回来看看不可！她真的回来了，也真的在八打灵住了医院，可是，她看到了她想看的人，她说她永远怀念马来西亚的一草

一木，一山一水。

去年九月，我去美国三藩市参加我儿子的婚礼。丁珉大嫂又因急病入院。我和内子去医院看望她时，她已渡过了一个危险期，我心中想，她已经渡过了无数次的死亡山头，这一次也会平安渡过吧！想不到，在十月二十日，传来了丁珉大嫂去世的消息。圣经诗篇上说：“我走过死亡的荫谷”，既然说是“走过”，那就意味着

“未来”。我读了薛兄的悼念丁珉大嫂之作，不禁想起古语“魂兮归来”之词，也许真的能魂兮归来！不管能不能归来，在认识丁珉大嫂的所有亲友中，一致认为：丁珉大嫂在平凡中走完了她不平凡的一生！她的勇气，她的坚忍，她的爱心，她的大方，与她不顾自己的忘我精神，处处都可以为人楷模，令人永铭心中！

*

蕉风双月刊订阅办法

蕉风双月刊每本售价 \$ 1.50

蕉风长期订阅价格：(包括邮费在内)

本国：六期 \$ 9.50，十二期 \$ 18.00。

海外(平邮)：新加坡、汶莱——六期 \$ 14.90，十二期 \$ 28.80。

其他国家——六期 \$ 16.70，十二期 \$ 32.40。

海外(航空)：美国——六期 \$ 34.10，十二期 \$ 67.20。

菲、香港、日本、中国、台湾、印尼——六期 \$ 25.40，十二期 \$ 49.80。

英国、法国、瑞典——六期 \$ 31.10，十二期 \$ 61.20。

订阅者请将订费换成支票或银行汇票或邮政汇票，连同下列表格挂号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风 订 阅 单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订 阅 期 数	期 起 至 期 止。共 期。
	订 费	\$
	备 注	

(因为马来西亚邮票加价，故订户订价也随着调整。)

改变你一生的一句话。面对这样的作文题，我常脑子空白。有几人的一生会碰到那般惊心动魄的转换点？平凡如我就没碰过。为了交差，只好每次写一句不同的话，权且表示某一个阶段我的某种心情罢了。好在人家无法像研究“整型前”“整型后”的对比照片那般来求证我的“改变前”、“改变后”。

是谁，给予你（个性或写作或工作上）最大的影响？这也是常碰到的问题。

我很想说出一个明确的——最好小有来头——名字，做个戏剧性的告白；却每回总不由自主地眨巴着眼，说了这个之后，觉得不能厚此薄彼地再说一个，然后又想起某某人也曾很鼓励我……。如此模稜两可三可，访问者如何下笔。他希望你用岁月的镜头摄影，无关紧要的配角统统是面目不清的背景；只有主角凸显、走到眼前。

最近我又一次被考倒后，回家自己好好审视自己。结论是：不假外求，影响我

最大的、最长久的，是我的亲人。

起初自然是我的双亲。父亲好奇，热爱生活。他对人最不以为然的评语是：没知识。小自新上市的产品大至报上的国内外大小事，他常表现出高度的兴趣及参与感。

母亲因为心思细密，人情世故的判断常比爸爸的精确周全。她最大的本领是记性好，又能让她脑海中的映像很有条理地由口中娓娓道出。她看来的歌仔戏、她们

姐妹的童稚、少女时代、她与父亲走过来的路、她观察思索的复杂的人性……，由她说出，都充满了趣味。以现在的名词来形容，她天生有一分“文学的心灵”。

父亲去世后十多年来，我更珍惜与母亲话家常的机会。有时听着听着，我会说：等一下，我要记下来。小笔记本上的一些片段有的写成了文章，有的纯是保存记忆。母亲的谈话点点滴滴地影响我的逻辑思考，做为我的借镜，也是我取之不尽的写作泉源。

自己做了母亲之后，孩子们也加入了影响我的人物阵容里。

这影响可分两方面：一

方面是主动的，因为要教养孩子，我必须走入他们的世界。从童话、动物园、机器人到热门音乐、打工、联考、交异性朋友、政治理念、社会价值观……。当然，这些活动我的参与度随着他们的成长而慢慢缩减。

另一方面的影响，我处于被动地位。在成长过程中，他们有很多观念、作为与我的相左。很多时候，我不甘心连一丝为母的权威也保不住，会二话不说，为反对而反对；但过后心软下来，我只好反覆推演思考，回顾自己年少的时候，也放眼看看时代的变异，然后调整、修正自己的想法——当然，偶尔也坚持。父母教育孩子

，孩子也在教育父母。调皮的、会抗争的、较有独立思考的孩子也许给中国父母较多的挫折，但也提供了父母较多成长、成熟的空间。

亲近的朋友、同事也一样时时在影响我。

我最后的结论是：影响我最大的人是我自己。

我自己决定要继续成长，才可以从亲人朋友正确或错误的示范中得到观察、借鉴的机会。而这些不也添加了我的写作素材？

如果我选择闭关自守、过停滞的生活，谁能影响我呢？

*

◎刘静娟

我自己



新书广告

姚拓戏剧集①②

共分①②两集。上集刊有《憩园》、《儿女英雄传》两个剧本；下集刊有《万金和尚》、《还阳》、《荆轲刺秦王》三个剧本。上下集定价马币十元正。

邮购处：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亲爱的读者们，您们有一点时间吗？如果有的话，请借我一点宝贵的时间，随我到康大楼下停车场入口处吧！

康大楼下停车场入口处？那种地方值得去浪费时间吗？是的，读者们，请您们先不要不耐烦，让我们到那里去站几分钟，只是短短的几分钟，到那里观察观察，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顾名思义，停车场的的作用，是让人停泊汽车之用的。康大楼下的停车场，也是这种作用。那些要到康大的政府部门办事，或者要到康大楼上的商店购物、或是只是慕名而来到这名闻全青岛的康大参观的人，他们把汽车开进来，在停车场上找个停车位泊妥了，就去办事、或购物、或参观。等到他们办完了事、或者购了物、或者参观完毕，他们就会回到

楼下的停车场，找回他们的汽车。尽兴、或者达到目的而归了。

那时，停车场上就会空出一个泊车位。

读者们，我噜哩噜苏说了一大堆停车场的作用，您们会感到不耐烦吗？现在请稍安勿躁，因为如果不明白停车场的作用，就不会明白这篇小说的来龙去脉，以及旨意何在？现在，既然您们答应借几分钟时间，几分钟宝贵的时间，那就请您们跟着我在这里停留片刻吧！因为反正意外的收获还没有得到，提早开溜，反而是您们的一种损失！此事不可不慎！

好了，我原先说的只是康大楼下停车场入口处，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停留片刻吧！

康大楼下停车场入口处，这里并没有特别的地方。一个进口，一个出口。时时

教您们在这儿观察，岂不在开您们的玩笑？那就只好得罪了！不过，我不会让您们平白无故地蒙受时间上的损失。因为，这个时候，有一个女人向停车场入口处走过来。

一个女人？

是的。

一个单身的女人。

她有什么特别呢？

没有，她仅是一个很平常的女人。若要说她跟普通女人不同的地方，只好说像她这种年纪过了三十岁、脸孔有点尖削、身子显得有点单薄，还穿得那么艳丽、瘦脸上还涂着脂粉、脚上穿着半高跟鞋、挽着手提袋、没有开汽车、独自一人向康大楼下停车场入口处走过来，这就是她唯一显得不寻常的地方吧？

看到这样的一个女人，是开始运用我们的想像力的

时候了。首先，我们可以开始这样地猜测：她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为什么她穿著这么艳丽？为什么她的瘦脸上还涂着脂粉？

且慢，让我们暂且不要猜测她的身份。我们可以暂且不要管她是什么来路的女人。让我们的视线跟随着她，观察她的举动，也不要问她到康大楼下停车场入口处干什么？

是的，她走过来了。她的脚步，并不像那种有急事要办的人那样，总是目不旁视，低着头，像冲锋陷阵的坦克车那样地往前冲去。她不。她只是踏着不疾不徐的脚步，不快也不慢，向康大停车场入口处走过来。她一面走着，还一面不断地举目四望，像要寻找什么似的！

好了，就以她的行走的姿态，和举目四望的举止，可以引发我们更多的想像力。

从她走路的速度，我们可以断定她不是有急事要办的那种人。而她举目四望，那一定是她约了什么人，来这康大停车场入口处会面的了。

这种猜疑，即使不中也差不了。因为她来到康大楼下停车场入口处以后，就停下脚步，向停车场入口处前后左右四下张望一回，然后，就低下头看她的手表。

她的那只手表，是细微型的女庄手表，我们当然看

不到她的手表上的时间。但是我们也有手表，若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可以看一看我们自己的手表。

差两分钟三点。下午时刻。这个女人，浓妆艳抹，在这样的时间，来在康大楼下停车场入口处，有什么目的？

读者们，请不要吝啬您们的想像力吧！运用起来，您们就都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了！

好了，让我们回到那个女人身上。她来到停车场入口处，就在停车场入口处一个显眼的地方停下脚步来。她所以要这样做，当然有她的理由。最简单的理由，当然是她不要让跟她有约的人看不到她！

这是可以十分肯定的。要不然为什么她别处不站，就只站在入口处左边的石阶上呢？因为那个位置上车方便，举凡任何要开进停车场的汽车司机一定可以看见她。同时，她要上车的话，只需轻移玉手，打开车门，不必一秒的时间，她就可以进入汽车里面了。

事情是不是这样呢？让我们再观察下去。

是了，一辆汽车开过来，在停车场入口处停下。可是，她却别过头去，不看这辆汽车。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好了，那辆汽车徐徐开进停

车场去了，那个女人还是站在停车场入口处，我们就可以肯定，这辆汽车不是她要等待的汽车。

按这推理，我们也可以肯定，她要等待的那辆汽车还没有到来。

哪，当原先那辆汽车开进停车场以后，她又低头看表了。

我们也跟着看表吧！

差一分钟三点。

差一分钟就下午三点。康大外面阳光很热。康大楼下虽然有阴影，是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可是，康大外面的热浪，随着汽车烟筒喷射出来的二氧化碳，使到康大楼下的空气，又闷又热。我们都泌出汗来了。那个女人呢？当然也是感到燥热难当。

要不然为什么她在看了手表之后，就打开手提袋，掏出一条纸巾，在她浓妆的脸上上下下轻轻地按着？可以肯定，她也热出汗来。她用纸巾在脸上上下下按着，按了一会，就走去垃圾桶处，把用过的纸巾投在垃圾桶里，然后回到她原先站立的地方，面向停车场入口处，迎接其他开入停车场的车辆。

这时，已是三点了。开入停车场的汽车，已经有好几辆了。而那几辆汽车，都是停了一停，就开入停车场。车内没有人向她招呼，她也没向车内的人招呼，所以，可以肯定，那几辆汽车，

康大楼下停车场

入口处

◎雨川

也都不是她所要等候的汽车。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她有点焦急的样子，蹙着眉，又看一下手表。

就从她蹙眉和看手表的动作，让我们来猜她的身份吧！我敢肯定，她是一个欢场女人。我所以敢这样肯定，是从她的衣著和她的打扮看出来的。因为普通的良家妇女，是不会作这样的打扮的。而从她的年纪看来，我们甚至可以肯定，她是一个过气舞女，或者下级酒吧的吧女这一类的人物。读者们，我不是故意要贬低她的身份。这是因为时下夜总会里的当红舞女，或者酒吧里的名吧女，大都自己拥有汽车，没有 TOYOTA 也有 PROTON SAGA，她们不会在下午三点的大热天里，汲汲然地赶来康大楼下停车场入口处等待别人来载她的。

那么，就让我们假定她是一个过气舞女，或者下级酒吧的吧女，那为什么她要在这种大热天里赶到康大楼下停车场入口处这种空气污浊的地方等人来载她呢？

从这点想像出去，我们可以肯定她有经济上的困难，才不得不这么做的。

她的经济上有什么困难？是不是她没有钱缴房租？或者她的家里有什么人生病而无钱延医？还是她的孩子上学没钱交杂费？

好吧，我们就从这三个

角度想像开去。

首先，我们从她居住的环境说起。

在离康大不远，大概仅隔几条街道，那里，有一条横巷，两旁都是古老的建筑物。在这些古老的建筑物里，住着许多下层阶级的人。他们有小贩、三轮车夫、公司小职员，当然也有过气舞女、下级酒吧吧女。他们都居住在这里，是因为这里的房租便宜。现在，让我们想像这个来在康大楼下停车场入口外的女人，和她的一家在这条横巷里的一间古老屋子里租了一间房间居住。在这间古老屋子的其中一个房间里，就住着她们一家人。其家庭成员是她、她的丈夫，和他们的儿女。

像这么一个有丈夫有儿女的女人，又何必抛头露脸，出卖尊严，去做一个下级酒吧的吧女呢？

一定是她的丈夫失去工作的能力。

而她的丈夫为什么会失去工作能力呢？

是不是他生着病？

好了，姑且假定他生着病，他又生什么病？

会不会是世纪末绝症的爱滋病？

不可能吧？因为像他们这种居住在横巷里的古老屋子里的人，人息不会很好，不可能去寻花问柳、到处风流；所以，罹上爱滋病的巴

仙率很低。

那么，他生什么病？

肺病？

这种三、四十年代的绝症，现在却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只要接受治疗和休养一段时期，没有医不好的。

至于胃病什么的，连胃溃疡都可以开刀治疗，痊愈的巴仙率很高。

只有肾脏病，就比较麻烦一些。要洗肾要休养，算是富贵病。

穷人罹上富贵病，尤其是当家的，那么，家庭担子就落在女人的肩上了。

现在，就让我们前面这个来在康大楼下停车场入口处等人的女人的丈夫罹上肾脏病吧，丈夫医得家里山穷水尽，又失去工作能力，没有人息，在告贷无门的情况下，这个受教育不高的女人，不到下级酒吧去当吧女她要干些什么？

到下级酒吧当吧女，靠出卖尊严换取酒客的施舍，如果要赚更多钱，只好豁出去了！连身体也贱卖吧！还讲什么贞洁？

偏偏，学校要开学了，孩子要买制服买书包买鞋子，样样都要用到钱，她只好更勤力了。

在这里，请容许我们再想像多一些：那便是她那个今年可能小学毕业，考了几个 A，可以直升初中一的儿子，看到家庭的处境，便对

他的妈妈说：

“妈，我不要读书了！”

那女人听了错愕地问：

“你不要读书要干什么？”

她的儿子答：

“我去跟人捧面，可以赚一点钱帮助你！”

“不！”她近乎嘶喊地：“妈再苦，也要让你读下去，不让你去捧面！”

她的丈夫，在门边垂着头，不敢看她。

于是，她化装了就出来。并且来在康大楼下停车场入口处，我们的面前。……

我们观察到这里，好像可以告一段落。可是，我们单单看到一个浓妆的女人，来在康大楼下停车场入口处等人，而她所要等的人似乎还没有来，如果我们就此结束，未免好像毫无所获，那就真正是浪费时间了。幸亏，我们还有很多的想像空间，就让我们海阔天空，将一些我们没看到的都想像出来吧！

当然，此刻我们要想像的，是她在等着什么人？

一个低级酒吧的吧女，约了人家，在这里相会，那一个被她所约的人，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在想像中，一个常到下级酒吧去鬼混的男人，他不可能是一个很高尚的人。

他是一个酒鬼？

一个赌徒？

一个不务正业的流氓？

根据联想，如果她是一个下级酒吧的吧女，但下级酒吧的吧女，她们也有她们的眼光。她们为了生活，出来出卖尊严，只是为了钱。像这样的女人，又怎会跟一个酒鬼、一个赌徒，或者一个不务正业的流氓约会呢？所以，从这个联想推测起来，她所要等的人一定是手上有一点钱，（只有一点点钱，有太多钱的人是不会去下级酒吧鬼混的。）又有汽车，（要不然他们又怎会约会在康大楼下停车场入口处呢？）所以，可以断定他是一个小有资产的人。

一个小有资产的人，换句话说，他的家里在做着生意，或者有一点园地，所以，他才有一点闲钱到下级酒吧去鬼混。

不过，一个在做着生意，或者有一点园地的人，他又必须要有闲空，才有时间去下级酒吧鬼混，跟下级酒吧的吧女约会。否则，他要忙着做生意，或者忙着园里的工作，又怎会有时间在大白天跟吧女约会呢？

因此，我们就可以联想到，他的家里虽然在做着生意，不过生意不是由他负责；或者他的家里有园地，园地也不需要他去耕作。

好了，读者们，有了这样的条件，就可以让我们的想像力，像天马行空，任由

遨游了！（莫言都说写小说可以像天马行空，任由遨游；我们只不过是躲在康大楼下停车场入口处的一隅观察一个女人时引起的联想，我们应该可以有更大的空间才对！）

现在，我们就假定这个在康大楼下停车场入口处跟人有约的女人，是在等一个不必负起家庭责任的二世祖型的男人。有一点必须肯定的，他的年级一定是四十开外了。因为年轻小伙子，对下级酒吧的吧女不会有兴趣；而下级酒吧的吧女，对只会动手不会掏荷包的年较小伙子更没有兴趣！她们不会跟他们有约的！

根据这个推理，我们就断定这个在康大楼下停车场入口处等人的女人，她所要等的人是一个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而这个中年人，他家里有生意，生意不必他管。此刻，他正要从他的家里，开一辆汽车，来载这个女人了。

不过，如果我们让那个男人，顺顺利利地开着一辆汽车来载这个女人，我们所联想起的前面的那段情节，未免太过贫乏无味。也太辜负了我们丰富的想像力，让我们浪费太多的脑细胞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像得曲折一些。

基于这个原因，就让我们先肯定那个中年人的身份

，该做生意就让他做生意，该务农就让他务农。

好，让我们大胆一点，先肯定那个中年男子是做生意的。他做什么生意呢？就让他经营洋灰工场吧！工场里聘请有几个工人在印洋灰砖印洋灰沟涵印洋灰沟畔。这是一门不算太小的生意，必须有一个人在场监督。这个监督的工作，当然不会是这个中年人在做着的，否则，他哪有时间找下级酒吧的吧女鬼混？这时，我们只好请他的父亲出来。

他的父亲，年纪已有六十多岁了。不过因为长期劳动，身体还壮健得很。此刻，下午三点钟，他头戴草帽，在毒热的烈日下，和工人一起拌灰、铲沙、倒模、开模。此刻，他真的汗如雨下、草帽下的缚带、身上的短袖衣、裤下的短裤，全是湿透的，可以捻出水来。

而这个中年人，因为昨晚酒醉，睡到过午才醒。他醒来后，便去厕所，以及刷牙冲凉。一切停当，他走到厨房，看一看餐桌，看一看食物橱。看了以后，便问一声：

“没有吃的呀？”

他那个正在洗碗的妻子，没好声气地答：

“你盲的呀？不会自己看嘛？”

“看什么？在那里呀？”他也大声地喝了回去。

倒是他那个白发苍苍，身体像一粒收缩了的桔子一般的母亲，了无生气地对他说：

“锅里有粥，你自己去盛！”

他咕哝着：

“只会煮粥！”

他的母亲说：

“你们不是吃粥长大的？”

“好吧！”那个中年人心想：“粥就粥吧！好过没有！”

他自己寻了一个碗，盛了一碗粥，吃了两口，就停下不吃。这是因为他昨晚喝太多酒，以致此刻喉干口焦，什么食物也吃不出味道来。他勉强多吞两口，就不吃了。把剩下的半碗粥，留在桌子上，就向外面走去。撇下他的母亲，在看着他整个吃粥的过程以后，步履艰难地走过来替他收拾碗筷，一边还埋怨着：

“作孽！”

可能是他母亲埋怨的声音太小声了，他听不到。他只是大摇大摆地走到也是店屋也是住家也是办事处的屋子前座，在一张椅子上坐下，翘着脚，点一根香烟抽着，然后看着正坐在办公桌后面忙着记账的妹妹问道：

“有账要收吗？”

他那个也有三十岁左右的妹妹，脸孔略微有点苍白的，也许是标梅过期尚未嫁人

的原故吧？她连头也没抬，自顾抄账，随便地答一声：

“没有！”

“坡底的那笔账不用去收吗？”他再问。

他的妹妹仍旧没抬头：

“爸爸说由他自己去收！”

他问：

“为什么？”

这时，他的妹妹才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爸爸说以后你不必去收账了！账由他自己去收好了！因为你收了账没有报账，害得爸爸再去收的时候给人家骂！”

听了她妹妹的话，他气得站了起来。可是，这是事实，不容他辩驳，他只好说：

“车匙给我！”

他的妹妹仍旧脸无表情地：

“爸爸说汽车他自己要用！”说罢又低下头来自顾抄账。

“哼！”这一声“哼”

，几乎把他的肺呀肝呀胃呀肾呀五脏六腑全“哼”出来。可是不管用，他的妹妹就像泥塑的一样，对他不瞅不睬。

没有办法，他只好气冲冲地走到大门外。

大门外、工场上、烈日下，他的父亲正满身大汗地在工作着。

“做去死！”他咕哝着：“不懂应变，做到死也没

有用！”

咕哝了一回，没有作用，只好回过身来。刚巧他们工场的小型罗里送货回来，开车的汉伯打开车门下来。

“汉伯！”

“大少，才起身哟！”

“有钱没有？”

“钱？”

“拿五十元来借，我有

急用！”

“笑话！堂堂大少爷向工人借钱，你不怕丢了你父亲的脸吗？”

“真的，我跟人家有约会，很重要的……”

汉伯一摆屁股走开：

“不要开玩笑，我还有两车货要送！”

×× ×× ××

*

• 新书介绍 •

让好书陪你渡过学校假期！

书名：《埋葬了的鲜花》

作者：雨川

订价：马币六零吉

邮购处：NG CHOON HUAT

1536, Sungai Dua, 13800, Butterworth.

自六十年代开始，雨川就努力不懈地写小说，可惜却很少结集出版。

《埋葬了的鲜花》是雨川难得一见的小说集，内收十个中短篇。

雨川一向在生活线上奋斗苦干，却未曾在逆境中放下他所爱的文学创作。他的小说取材自现实生活，同时注入他熊熊的激情，形成了他那独特的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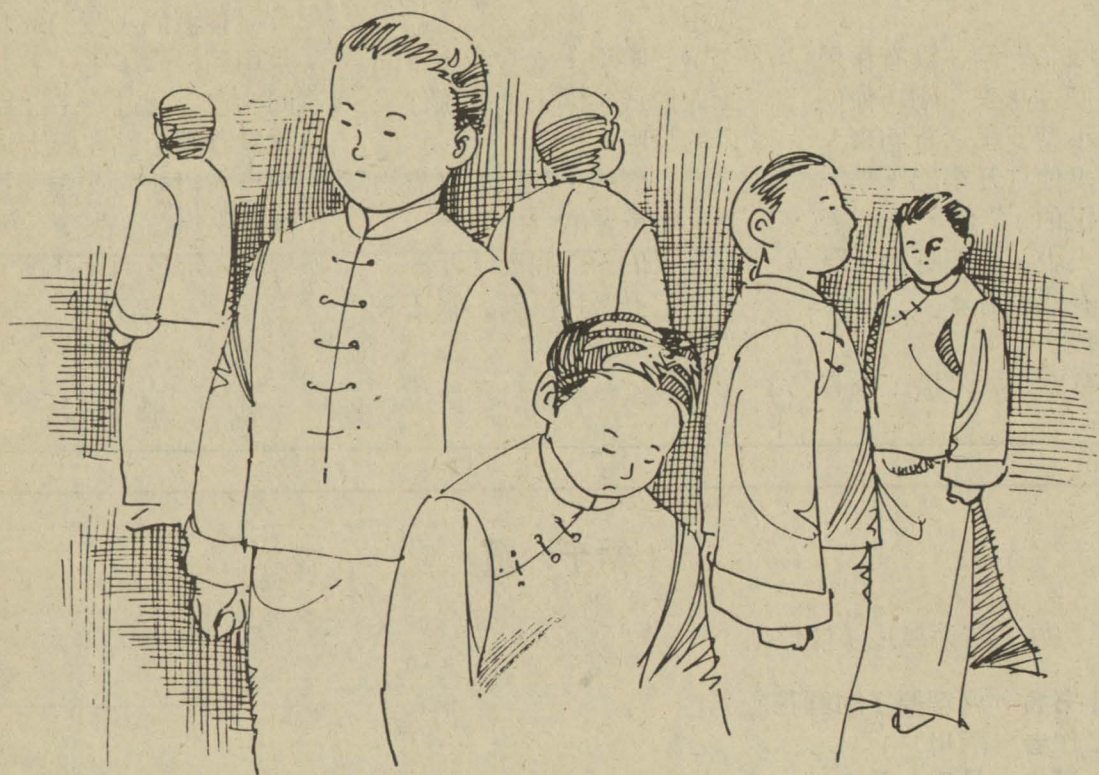
作者来函

《使徒行传外记》篇名正确！

(455期第23页)

最近从信主友人处获悉，使徒出外传教，谓之“行传”。前此怀疑韦晕先生的小说篇名《使徒行传外记》当中的“传”字，或为“状”字之误，原来却是自己孤陋寡闻之误。特此向韦晕先生及所有读者致歉。

驼铃93·8·13



◎徐家祯

廿四叔叔

图/林祖耀

(一)

我已在不少文章中表明了我的无神论观点。我不相信任何宗教，也不相信任何主义——因为说穿了，有不少所谓的“主义”其实也同宗教一样，或者不如说“同坏宗教一样”更为确切。但是，我却相信命运。

不过，我的相信命运，

跟念佛吃素磕头烧香的老太太的相信天命，或者跟求神拜佛、算命卜卦的先生们的相信定命还是有些不同。我的所谓“命运”或许与“机缘”差不多。我相信，一个人的“机缘”，亦即“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一生的吉凶祸福。而一个人“机缘”的多少，甚至有

无，又跟整个国家、环境、时代和历史错综复杂地关联在一起；至于有了“机缘”如何去及时地发现、正确地判断、敏捷地捕捉住，或者在“机缘”还没有来时如何去积极地准备、耐心地等待，却又有人为的因素在内。这一切的一切综合在一起，就成了人的命运。由于决定

人的命运的因素是那么多，因此，命运往往就变得变幻莫测，难怪人们只好去相信上帝或鬼神的安排而希望能通过祈求或祷告探得一丝天意了。

正因为我相信“命运”，所以我认为某些人的成功除了他们主观努力及天赋能力和条件较好外，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有较好的运气，也就是有很多好机缘，并能及时抓住这些机缘；至于某些人的失败，则除了他们主观努力不够及天赋条件和能力本来就较差外，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好运，也就是好机缘太少，或者有了机会也无法及时发现并抓住；更惨的是，他们往往看错时机，错误地作出判断，于是一错再错，“一失足成千古恨”！有时，“命运”甚至能整个地操纵——或者不如说“玩弄”——一个人的一生。如果不幸而有了这样的命运，又能去怪谁呢？

要说明“命运”可以如何摆布人的一生，在我眼前首先出现的例子就是我的“廿四叔叔”，也就是我在《东城随笔》之四十三至四十九〈叔祖父礼耕先生〉中所写的三叔祖礼耕先生的最小的儿子。在该文开头，我引用了一位现居福建的叔叔的来信，那位叔叔就是我要写

的“廿四叔叔”。

在同一封信中，他有一段讲起关于他自己的事，他说：

“我看了您的大作（指《南澳散记》——笔者注），倒有了个闪念。许多人都说我这四十七年，尤其是前三十五年，真可写成一个长篇，可表现出一个“少爷”如何被改造成一个“工人”和“农民”，最苦时连八分钱的邮票都买不起，更何况看病。“贫病交加”在我身上有了最妙的注释。三十五年走了一个坎坷不平的圆圈……”

我想，他在信里讲得并不错。他的一生确实很有戏剧性，可以作为一个长篇小说的题材。但是我对写虚构的小说不感兴趣，只想以我所知道的他的生活经历中点滴事实来证明命运可以如何作弄一个人。

在开始讲关于他的故事之前，我得先解释一下我与他的关系，亦即为什么我要叫他“廿四叔叔”。关于我的家庭，在〈叔祖父礼耕先生〉一文中已有详细介绍。我曾祖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即我祖父，很早故世，只有我父亲一个孩子。二儿子

即我二叔祖立民先生，他与二叔祖母共有七、八个孩子。三儿子即我三叔祖礼耕先生，他先后娶过三位太太，共有十五、六个孩子，除后两位太太各生一个孩子外，其余孩子都是第一位太太生的。四九年“解放”之前，三房人家都住在一所大房子中，两位叔祖的孩子加起来共有二十四，都是我的叔叔和姑姑；加上我父亲，在大家庭中属于他一辈的共有二十五人。我父亲是老大，其余各位我按顺序分别称他们“三叔叔”，“八乾娘”等等。“乾娘”是杭州称呼，等于“姑姑”，亦即“姑母”。“廿四叔叔”当然就是排行第二十四的叔叔了。虽然他是我叔叔，其实，他晚我一年出生，年龄比我小，但是既然在辈份上他长我一辈，我当然仍只称他“叔叔”了。这种情况在大家庭中十分普遍。

廿四叔叔是礼耕先生的第二位太太的唯一的儿子。礼耕先生的第一位太太王氏为徐家生了男男女女十多个孩子后，得急性痢疾去世。在半个世纪之前的中国，急性痢疾是致命的，可能在那时的西方国家也一样。不久，礼耕先生就续了弦，娶的就是廿四叔叔的母亲。据说，那位小姐在未婚前就有算

命先生对她说：“不能结婚，否则有性命之忧！”那时，大家对这类迷信似信非信，没真正当一回事，于是，终于嫁到了徐家来当填房。既然是当填房，可见当时她的年龄已经不小了，至少有二十多岁了吧。在五十年前，女子到二十多岁才出嫁是已经太晚了，往往只好作填房。至于为什么那位出身不差、长得也端庄大方的小姐不早一点出嫁？是不是因为顾忌那位算命先生的预言？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后来倒又肯嫁给我三叔祖作填房？这一些问题我也讲不太清楚。现在，所有直接当事人都已离开人世，大概只有我父母才讲得出一个所以然了。连廿四叔叔本人，我也怀疑他是否知道关于他母亲身世的详情，因为他从未见过自己的母亲！

廿四叔叔的母亲，据我父母常对我们说的，是位既贤惠，又能干的妇人，他跟我母亲关系不错。虽然在辈份上她们是婶婶和侄媳妇，但年龄相差不会很大。她曾对我母亲说过，社会上，历来“后母”多待前妻子女不好，她要做个好后母，因此处处注意搞好与前妻子女的关系，经常问寒问暖，把他们当作自己亲生子女一样。那时礼耕先生第一任夫人的

最后几个孩子尚小，还不懂事；而几位大孩子则已有十多岁了，总对“后母”有隔阂，甚至不愿叫她一声“母亲”，使她十分伤心，有时在我母亲前流泪。据说，她还做得一手好菜，常亲自下厨，煮几个仆人做不好的家乡菜，不但给她丈夫、孩子吃，还吩咐下人分送各房，让大家尝尝。但因此，有时不但没讨别人的好，反而被人背后说是：想出风头，好表现自己！世上的事，往往就那么不公平！

几年后，我的那一位三叔祖母怀了孕，生产时发现是难产，要动手术。医生用了麻醉药，孩子生了下来，而母亲醒过来后，喝了一碗木耳红枣汤之类却就呜呼了。据后来诊断，说她从小就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用全身麻醉，心脏吃不消。那时，人们医学常识不足，也没有定期体检的制度，于是，白白送了一条命，倒应了算命先生的“不能结婚，否则有性命之忧”的预言。其实，精确一点说，结婚还是可以的，只要不生孩子即可；或者，生孩子也可以的，只要不难产即可；或者，要难产也可以，只要不全身麻醉即可。因此，算命先生最多只算准了三分之一。当然，我们不能要求算命先生那么

科学、精确，本来那就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似是而非的玩意儿。

可怜的是廿四叔叔，生下一小时就成了丧母的孤儿，这倒是他悲剧的一生的很好的序幕。

(二)

廿四叔叔虽然出生一小时就成了失去母亲的孤儿，但是他的童年、少年时代还可算是位“少爷”。那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家庭经济由大家庭总的支配。只要大家庭不垮掉，各房衣、食、住、行各项开支只管去支即可。尤其是“衣”一项，因为家里经营的是缫丝纺织，有的是丝绸、布匹，要做衣服只管去仓库里拿即是。各房的家务事，包括照管孩子，都由女仆去做，雇用佣仆的钱也在大家庭账上支付。所以，廿四叔叔由雇用的奶妈带大，以后，又由三房里雇用的女仆照管衣食。虽然过的是衣食不愁的生活，但是有没有母亲当然还是有区别的。

最大的区别当然是失去了母爱。我的三叔祖是实业家，成天把全付精力都扑在事业上，即使晚上也常要应酬、交际，不会有闲工夫去过问孩子们的事，认为孩子只要吃饱穿暖、无病无痛就是好，尤其还有佣人在照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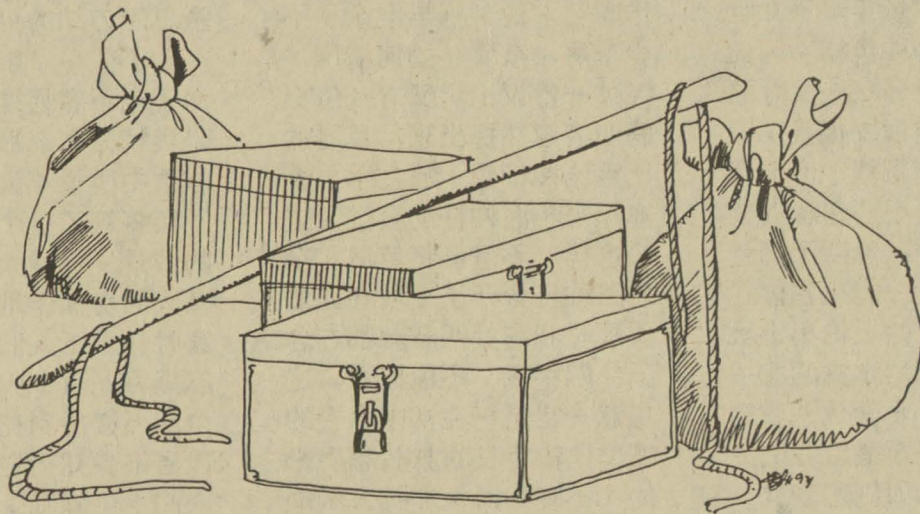
。事实上，当然，仆人不但不会关心主人的孩子的教育或解决主人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问题，而且连在生活上也不会去问长问短、问寒问暖的。三叔祖有十多个孩子，当然不能完全靠几个仆人去当家而没有主妇，于是不久又第二次续了弦。第三位三叔祖母并没有第二位那么热心、贤惠，尤其是有了自己的女儿之后，在对待自己女儿及丈夫的前两位妻子的十多个孩子上总有些区别，于是包括廿四叔叔在内所有的前妻子女就理所当然地对她不亲，这时，他们倒尝到了后母的滋味。

即使廿四叔叔与第一位三叔祖母所生的十多位孩子之间，也不是团结一致、亲密无间的，因为他与他们不是一母所生。在对待后母时，或许他们会将廿四叔叔团结到一条阵线上去，壮大自己一方的力量，但是在平时，他们却常把这位小弟弟当作异母所生的外人。所以，在三叔祖的三位太太所生的十多位孩子中形成了三股势力：一股是第一位太太所生的十多位孩子，虽然失去了亲生母亲，却人多势众，力量不弱；另一股是第三位太太生的独养女儿，虽然被其他兄弟姐妹视为异己，但有亲生母亲作强大后盾，不但能敌

得过她兄弟姐妹力量的总和，而且事实上也往往是事事都占优势的；最后一股是廿四叔叔，既无亲生母亲作后盾，又无亲兄弟姐妹作同盟，于是完全独军作战，常常受到各方面的欺侮。在三房里，廿四叔叔是最可怜的一个孩子。

不知是因为先天不足，还是因为后天失调，廿四叔叔从小就很瘦弱单薄。细细的四肢，比例显得有点不太相称的一个大脑袋，再加一付大耳朵，使他更显得软弱可欺。

然而，他倒跟大房里我们四兄弟很好，尤其是跟我们。这大概是因为我们跟他毫



无厉害关系，而且年龄又相仿。廿四叔叔与我妹妹同年，比我两个弟弟各长两岁及五岁。虽然我比廿四叔叔年长一岁，但是他与我的关系比与跟他同年的我妹妹更亲，这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是男孩子的原故。那时大家庭中与我年龄上下相差一、二岁或三、四岁的孩子共有六、七个，一放学之后，大家常在一起玩，除了我自己的弟妹外，其余几个孩子都是我的长辈，我要叫他们叔叔或乾娘，虽然他们那时也只不过是小学生而已。至于比他们再大或再小的孩子，我们就很少在一起玩了，因为年龄相差太大就合不起来。

在最近的一封来信中，廿四叔叔回忆那段时期的生活说：

“童年时不知世界的种种色相，因此天真无邪……戈登路时一起调皮捣蛋，一起给同哥骂。你追我赶时不小心在晾衣架上一绊，你断了脚骨。我们一起坐在停在花园里的三轮车上玩，看门的水鑫的儿子提着开水壶烫了我的脚。以至最后我们分家时大人们忙着从三楼将箱子一个个吊下来，我们却是拿着竹

杆去敲蘋果树上的小蘋果，在搬离大房子前开了一个“蘋果宴”。”

他信中所述就是我们童年生活情景的点滴回忆，有的我已忘记，有的我还记得。那时所玩不外“捉迷藏”、“办家家”、“开学校”等儿童游戏，有的想起来还是很好笑的。记得有一次不知是哪个孩子想起要“开荒种菜”了。于是找来一些苋菜籽，种在地里。那老屋子前有个极大的花园，要找一块空地种菜毫不困难。种籽种下去后大家倒管得也挺认真：浇水、除草、施肥、松土，忙了几个月，苋菜长得又高又大，十分茁壮。最后到了收籽的时候，七手八脚收了一大包。不知是谁，自作聪明，说，籽里混杂了不少草屑、杂质，如何清理？经过一番议论，又有一位更聪明者忽然提出来：草屑的比重比种籽轻，放在水里会浮起来，而种籽则会沉下去，这样，不是能将草屑、杂质跟种籽分开了？现在回想，那时我与廿四叔叔都在念三、四年级，不懂比重，这主意一定是已在初中念书的哪位比较年长的叔叔想出来的。不管如何，那时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妙极了，于是捧了一大盆混有杂质的苋籽

到楼上浴室中，把洗脸池的塞子塞上，打开水龙头，放了一水池的水，又将菜籽倒下去。用手一搅，不一会儿，黑色的菜籽果然沉了下去，粒粒屑屑都浮了上来。大家正在高兴之际，忽然发现种籽既然沉在水底，怎么能从水底将菜籽捞上来？苋菜籽又小又滑，抓不住、捏不牢，用调羹舀得上三分之二左右。最后只好忍痛拔开水池底的塞子，让剩在池底的菜籽一起流进水管。菜籽损失一点事小，没想到水管都一下子被菜籽堵塞了。结果又被大人们骂了一顿。我们这几位城里长大的“少爷”懂得有关比重的物理知识，却没人知道菜籽根本没有必要去与草屑、杂质分开！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当时儿童思想方法的可笑。

不久，“解放”了，大房子已不容易维持下去，于是卖掉分家。那就是廿四叔叔信中所说“大人们忙着从三楼将箱子一个个吊下来”的情景。那幢大房子三楼有几大间房都作堆箱子用。搬家时只见工人们用碗口粗的麻绳将几百个大小箱子一个个从三楼吊到花园中去，可以省不少扛抬之力。那时大人们手忙脚乱，工人们上呼下应，全家乱作一团；而孩子们却把此时当作最愉快的

时候，因为不但可以旁观杂技表演一样的吊箱子惊险操作，而且箱子吊到院里打开时又可以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古怪衣服、新奇物品。老实说，有很多箱子，不但我们孩子从来没有看见它们打开过，我想，连我们的父辈、甚至祖父辈都没有看见它们打开过呢，因为有的是几辈前传下来的老古董，几乎上百年没人去打开看过。箱子打开看过后，又一一用牛皮纸封好，贴上签条，标上姓名、日期，堆起来，等搬运工人分别搬到三房不同的新居去。

我们孩子在大人忙着整理搬家时，把园里几棵蘋果树上结着尚未完全成熟的酸果子打下来开“宴会”，因为再不去采，以后不再会有机会了。

不过，其实我们搬出大房子后四、五年，廿四叔叔与我还偷偷溜回去“考察”过一次。那事已在《南澳散记·居所（上）》中提过。此事我想一定是廿四叔叔的主意，我那时一定没有这么大的胆出这主意。自那次以后，一晃已过了三十多年，我从此没再回那老屋去过。

（三）

大家庭卖掉大房子，分了家之后，我们三房人家分别在同一条街上买了房子。

我们家和廿四叔叔他们家的房子正连在一起，所以仍可以天天见面，好像不分家时一样。

在前文提到的信中，廿四叔叔说起我们几个儿童想成立一个儿童团，被我读法律的父亲知道了，说这会成为非法团体，于是马上解散了。其实，此事并不在搬家之后而是在搬家之前，我们还住在大房子里时。记得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作为儿童和少年，我与几位叔叔、乾娘们也被政府宣传的“共产主义”、“少年先锋”精神所感动，忽然有了奇想，也打算成立“儿童团”。那时我与廿四叔叔都只有六、七岁，在念小学三、四年级，不会是这事的领头人，发起人一定是当时已在初中念书的、十多岁的堂叔叔或乾娘。我与廿四叔叔只是“儿童团”的小喽罗而已。而所谓“儿童团”，其实也只是由大家庭中差不多年岁的几个少年组成的，并无外人参加。不过，大家那时都很严肃、认真，记得开会讨论过几次，订立了章程，还设计了图章，由一位叔叔或乾娘拿了设计好的图样到图章店去定做。后来，不知怎么让我念法律的父亲知道了。他大为震惊，说：怎么可以成立组织，被政府知道当

是反动组织真是不得了，会弄得家破人亡的。可见，那时虽刚“解放”一年左右，共产党对一切所谓“非法组织”的厉害已被大家警觉到了，只有我们那群少年儿童尚天真无知，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是经我父亲一提，我们也吓得哑口无言了，最后记得连已经预定好的图章都吓得没去拿。廿四叔叔信里讲的一定是此事，但将时间误延了两年左右。

但是，在他信里，也有记对的事。他说：

“（我们）翻画报，依画报的建筑自己设计小房子，用马粪纸搭成，以彩色的玻璃纸做窗子，里面装上小电珠。我们又一起去买试管、酒精灯、化学药品，在你家亭子间做化学实验。一次，酒精灯倒了，差点酿成火灾。”

搬家之后不久，我几位比较年长的叔叔、乾娘都上了高中、大学，不再与我们孩子玩了，于是我与廿四叔叔单独玩的时间更多。因为我长他一岁，玩的地点又以在我家为主，所以往往事事以我为主，他虽是我叔叔，但却言听计从的时候多。除了他在上述信中所讲的活动，我记得因为他的房间就在

我们家二楼后间的隔壁，于是我设计了一个电报机，用铜丝将两个小收发报机连接起来，通上乾电池，可用作我们间的通讯联系工具。我中学时最喜欢的科目是化学、物理和代数、几何，因而常自己动手做这方面的小试验，想不到后来被迫从文从教，走了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这是我终身感到遗憾的。

但是，廿四叔叔对命运给他安排的生活道路的遗憾，一定比我要大得多。一九五七年，是他从“少爷”走上“工人”、“农民”道路的转折点。

廿四叔叔在初中念书时成绩并不差。初中时也与我妹妹同校，似乎也同班。五七年毕业后，一起考高中。按廿四叔叔成绩，他考上高中完全没有问题。结果，谁知他有“上场昏”的毛病，在考场上一紧张，考得一塌糊涂。我妹妹上了高中，后来进了大学，一帆风顺；他却没有考上高中，于是成了后面几十年一团糟生活的开端：

普通高中没考上，正巧那年政府鼓励民间办中学，上海工商界办了一个中学，我三叔祖是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廿四叔叔作为他的儿子，当然顺顺利利进了那所学校去念书。如果什么事都

不发生，廿四叔叔可能在那所学校毕业后也有希望考上大学。但是，命运自有安排。

大概在廿四叔叔进那所民办中学念了一年多书的时候，共产党忽然采取了冒进政策：在城市、农村都办起大小工厂，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上海不少民办中学都说，要解散了，老师也动员学生去外地工厂当工人，或者去内地农村当农民。廿四叔叔很快作出决定，报名去厦门一家工厂当工人，于是，就此离开上海，再没有机会回去定居了。哪里知道，大部份没有报名离开上海的人，后来风头一过也就不再动员去外地务工务农了，于是，他们得以安安稳稳念完高中，有的还上了大学。而廿四叔叔走错了一步棋，就此开始了他的艰难生活。

当然，他争先报名去厦门当工人也是有原因的。在一封来信中，他说：

“就在离开上海前，我还认真地和你商量，认为父亲（即我的三叔祖——笔者注）成了报上点名的右派，在阶级路线下，升学无望，不如进工厂当工人，披上红外衣，再会有资格读书，所谓“曲线救

国。””

可见，他去厦门当工人，是想避开“右派份子”家庭，抛掉“剥削阶级出身”包袱，将来可以“工人阶级”身份再进学校，甚至上大学深造。可是，俗语早就说过：“人有千算，天有一算”。人们千方百计打的如意算盘，在老天的决定面前都可以即刻粉碎。廿四叔叔在报名去当工人时，绝对不会知道命运给他安排的道路，跟他心里打的如意算盘会截然不同！

另外，他去外地做工人的原因之一是想脱离没有母爱温暖的家庭。这一点虽在他信中从未说过，但我是深信无疑的。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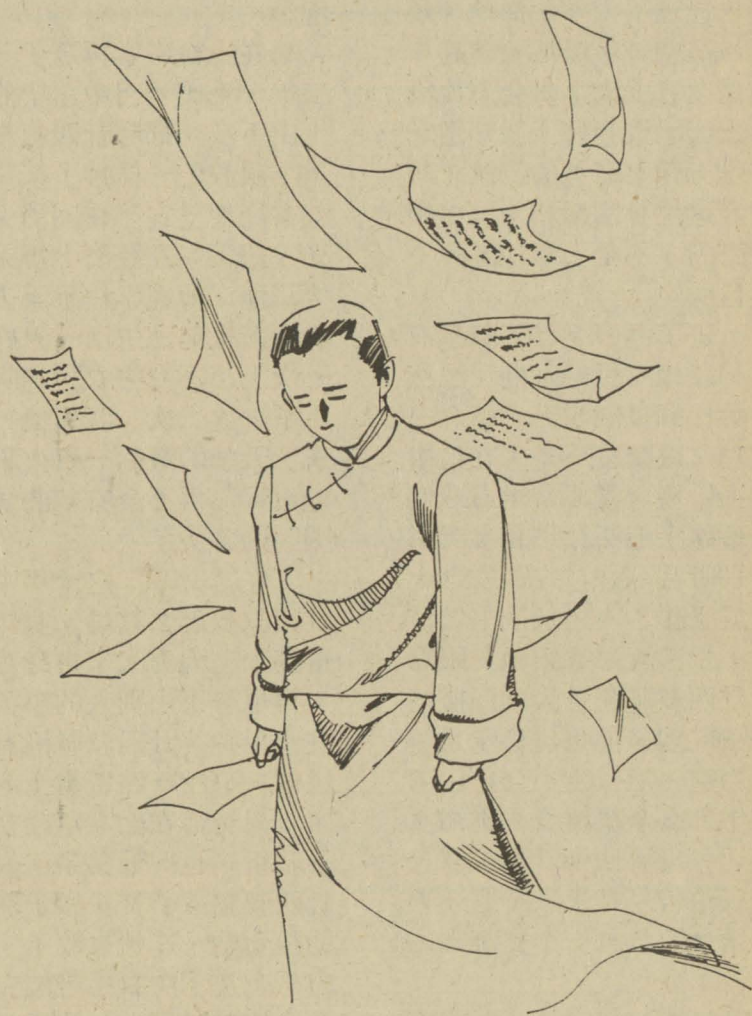
五八年前后，廿四叔叔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而离开上海去厦门当工人，虽说这是以后一连串不幸命运的开端，但单就他在厦门的处境来说，还并不太糟，尤其跟他以后的遭遇相比，因为那时他还在中国东南著名的大城市里，而且还有工资。

但是，这样的情景只维持了一、二年。五九年前后，中共又提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并开始炮轰金门、马祖岛。台湾海峡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都将冷战升级

到热战，有一时期，炮弹在海峡两岸飞来飞去。厦门是正对金门的重镇，常挨到对岸飞来的炮弹，政府号召备战，说工厂要解散，工人都要去农村种田，于是，廿四叔叔又首当其衝，去福建农村当了农民。

这次，因为廿四叔叔远在厦门，我们之间并不常常通信，所以我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全厂都解散了？全部工人都下了乡？还是只有一部份工人下乡。如果是后者，廿四叔叔那时只有十五、六岁，家不在厦门，没有家小牵累，又是进厂不久的年轻工人，毫无疑问一定是首批下乡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廿四叔叔又一次想“曲线救国”，想在农村镀一层金，然后等机会将来上大学。如果他真是因这样想法才报名去农村当农民的话，那么，命运又将再一次跟他开恶意的玩笑。

到了农村，真是到了中国社会的底层：没有工资、没有公费医疗，一切都没有保障，什么都靠自己。再加上六十年代初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在上海念大学都只能吃豆腐渣、菜边皮，人人饿得全身浮肿。听说全国农村饿死了千百万人。我真不知道廿四叔



叔一个不到二十岁的文弱书生是怎么在农村挨过去的。好在那时虽他父亲仍是大右派，但家里经济影响不大，也许总会寄些钱和物去支援他的。不过，他在上海并无亲生母亲，只有后母，一定不会十分关心他。

这样过了几年，一次他父亲来告诉我们，说，有一亲戚在福建上杭中学教书，想法让他转去念高中了。我们大家暗暗为他庆幸，想，这下可好了，廿四叔叔想上大学的愿望总可如愿以偿了。虽然那时我都已大学毕业

工作了起来；我妹妹与他同年也已进了大学，而他却还得从高中一年级从头念起，但是迟有上大学机会总比没有上大学机会好。我知道，“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在我这位廿四叔叔头脑中根深蒂固，不上大学他是死不瞑目的！

进了高中，廿四叔叔有了一段相对稳定时期。虽然年龄比同班同学大，但念书用功，成绩也不差，在信中他很乐观，常要家里或我们帮他在上海买数理化参考书。那时我妹妹已在西安念大学或工作了，还从图书馆借了不少参考书寄给他。眼看，廿四叔叔跨进大学门槛的日子在望，他也信心十足，认为这一次一定不会再跟考高中那么全军覆没。谁知，命运并没有认为廿四叔叔已经应该苦尽甘来了，它还要再给廿四叔叔一个更沉重的打击！

廿四叔叔应该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投考大学。就在那年初夏，毛氏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于是全国各级学校停课闹革命，大学也停止招生。起初，大家还以为“文革”几个月、至多一年会结束，大学招生最多停一届，仍会恢复。谁知这次革命不同寻常，一革就革了十年，结果，廿四

叔叔的上学美梦又一次成了泡影。

在上杭中学再等了一年、二年，毛氏号召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那时廿四叔叔家里早跟我们一样抄了家，全部家产都已在一夜间消失精光。他父亲在经济上再无法接济他，他在学校呆下去没有收入也无法生活，只好再一次上山下乡去农村插队落户了。这一次，我想他一定连上大学的最后一点火星都已熄灭，再不会有“曲线救国”的念头了。

在“文革”这十年中，廿四叔叔怎么熬过，我知道得甚少，因为大家自身难保，再也管不上别人的事了。在十年中，廿四叔叔没有来过信，也没有路费来上海探亲。只记得在七零年代初听三叔祖，也即他父亲，说，廿四叔叔入了赘，做了别人的招女婿，连姓也改了。女方是个贫下中农，是位完完全全的农村妇女。我还记得三叔祖讲这消息时脸色发紫发灰，十分难看，边讲边连连摇头叹气，神色颇为颓唐。我们听了无可奈何，老实说，在那个走投无路的时代，连句安慰话都是想不出来的。

在最近一封信中，他提起此事，说，“要说起他怎么与一个素不相识、门第低

下、又无文化的农村妇女结婚的，那真可写一部小说。”他说那时他搜遍房子的每个角落要找八分邮票钱都找不到，最后只能替人去理发，赚到一角钱，才买了一张邮票给他父亲写了一封平安家信。那时他处境之狼狈，我也可想而知了。

“文革”还未正式开始时，廿四叔叔回过一次上海，那时正值初夏，我每晚跟他一起坐在我家花园走廊的大藤椅上，呷着放着冰块的葡萄汁，海阔天空地闲聊呢。谁知势不可挡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在门外风起云涌了。等他回福建不久，我们两家就都被“红卫兵”、“造反派”洗劫掠夺一空，不久连住房都保不住被扫了出去。十多年中廿四叔叔没有回上海。等他再能回上海时，“文革”已经结束了两、三年，虽然钱财已经发还，但是我们仍住在别人家里的后间。那时的廿四叔叔显得又黑又瘦，再不是十多年前我看见的文瘦书生了，他还带了一个只有五、六岁，跟他一样黑瘦的儿子。按照辈份，那小孩与我同辈，要叫我“大哥”，正同在他那一辈中我父亲最为年长，他要叫我父亲“大哥”一样。不久，我出国留学，奔波于东西南北半球之间，大家一



年中只通三、五封信而已。

我知道，“文革”结束之后，他终于实现了他的大学梦。那是因为“文革”后政府又恢复了高考制度。虽然那时廿四叔叔已是卅五岁年纪、两三个孩子的爸爸了，但他要进大学念书之心不死，于是重进考场，终于“范进中举”，考上了一个地区的师范学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他人赘贫农之家，改名换姓，与“反动家庭”一刀两断，这才终于使“曲线救国”之举得以成功的。不过，有一点我倒是知道得十分清楚，那就是他对父亲还是很孝的，在信中时常向我提起“父母在，不远游，归必有期”这句孔子的老话。即使对并不关心他的后母，他在信中也时有提及。看来，他对他家庭的爱是大大超过他家庭对他的爱的。

大学毕业之后，他被派到福建一个县当中学化学老师，不用要去下厂下乡从事体力劳动了。但二、三十年的艰苦生活已在他的精神及肉体上留下深深的伤痕，而目前中国严酷的现实也正在使他的伤痕流血不止。于是，他只能躲进精神世界，逃避人世间的不平 and 丑恶。他在信中说：

“是这样的磨难，是家庭的影响，使

陈政欣创作简论

◎徐永龄

一次重大收获。

诗集含诗四辑。就内容而言，对自我意识、社会人生的艺术写照，构成了第一辑诗《无窗无户的石室及其他》最基本的思想内核。从这辑诗中，首先可以清晰看到诗人自我的人生理想和生命追求，这种理想追求在他最早创作的一些诗篇中尤显光艳明耀。开卷诗《鹤》便以拟人化的鹤的心理语言表现了诗人对美好情致的追求；渴望在水湄芳草里“昂首数云”、“低首赏诗”，在风云之际自由翱翔，不求名位供奉，只寻永恒诗章。咏竹诗《竹呵竹》寄情于物，表明对竹挺立自重、虚心纯朴、平和冲淡、“一身清爽”、“一股正气”的精神风范的无限倾慕，在竹的形象中化进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万点星光》则创造出一个波动闪烁、光色眩目的“万点星光”的生动世界。这些诗作大都诗意明朗、意境优美、诗句清丽、充满青春朝气和浪漫幻想，蕴含着对美的追求与向往，尚不见明显的现代派晦涩诗风。该辑亦

不乏观照社会、素描人生之作。虽远未尽写人生百态，却也能注意从现实生活中撷取诗材，为大千世界留下某些侧影。如《垂钓老者》摄下了垂钓老人辛劳痛楚、失望苦涩、疲惫苍老的神情；《菜农》则咏赞了菜农那不必折腰损人的有意义的劳动生活。而《槟城》、《他的星期天》、《一种感觉》展示的则是喧嚣杂乱、物欲横流的都市景象，宣泄了对都市生活的烦躁情绪，泄露了回归古典的潜在意识。

理想追求引发对人生的思考，社会观照使诗人产生主观感应。第一辑诗中，此类感怀之作亦为数不少。诗人多思善感，李后主的生前死后能引出他思古幽情、人生感慨：“后主你的碑矗着／后主你的磷亮着”，但你所有的只是“身后一堆词卷／身后一则传奇”。（《后主，你的碑矗立着》）静夜独坐亦使他对夜冥想，聆听那历史的回音，感受着时间的流逝，苦思着“我在哪里”的难题。（《对着夜想》）《胡须裂土而生》的生理

陈政欣，祖籍广东普宁，1948年生于马来西亚威省大山脚，属马华文坛上的“少壮派”。他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诗歌、小说、评论、翻译和戏剧都曾涉足，并有诗集、小说集和多部译作问世。

在基本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马华文学中，陈政欣的创作似乎较为“新潮”，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创新意识。

1

陈政欣的创作道路由写诗开始。从六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初，不过短短的几年间，他写了不少诗歌，呈现了诗情爆发的态势。诗集《五指之内》便收入了写于此一时期的诗作六十四首。

这本诗集诗作数量不丰，但表现却颇为不俗。它相当全面地展示了诗人异常丰富、多姿多彩的主观世界，及对宇宙时空、现实社会的哲理思考和审视观照，表现出一种热诚而又冷峻的朴素诗风和静思冥想、忧患沉郁的诗人气质。这本诗集的问世，是陈政欣文学创作的第

可能会撞破，从而错过在鼻子尖前飞过的好端端的时机，象我的廿四叔叔一样，使自己的一生那么错乱而不幸。

其实，我为廿四叔叔的一生下结论还为时太早，可能他已苦尽甘来，下半生能安定幸福，这也是谁都无法预料的。

在此，衷心遥祝廿四叔叔有个事事顺利的下半生！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写
一九九三年二月廿二日修改
于阿德莱德东城书屋

力而没有机缘，那么再努力也是徒劳；然而，如果没有以努力去创造自己本身的条件，那么机缘在眼前经过也发现不了，或者发现了却无能力去抓住。

因此，我常对年轻的朋友说：努力去创造条件，但是同时也要睁开眼睛、张大耳朵，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并快速捕捉住它。要向蜘蛛学习，努力织好一张网，然后耐心等待命运送小虫子上门。盲目的冲撞不但捕捉不到虫子，连已经织好的网都

· 新书介绍 ·

书名：四个结婚的故事
作者：姚拓
出版：蕉风月刊
售价：马币五元
邮购处：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作者出生于20年代，曾亲历过不少人间悲剧，也看到过不少人世间真挚之爱。这本小说，正是那个时期的生活写照。

我近几年在工作之余看起《四书》、《易经》、《左传》、《战国策》，看起佛学理论，看起老莊学说，也看起《新旧约》来。我并不拜佛，也不拜孔子、老子、莊子，但我从这些古典哲学中探求、总结我这坎坷不平的一生。希望学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如何明哲保身。”

其实，我倒认为廿四叔叔坎坷不平的一生是决定于他的命运的。试想一下，如果五七年他不“上场昏”而顺顺利利考上高中，如果他在民办高中时坚决不去厦门当工人而是留在上海念完高中，如果他在厦门时台湾海峡局势不紧张，如果他在上杭念高中时“文革”不爆发或者晚一年爆发使他能及时考上大学，甚至如果在“文革”中他不入赘作招女婿……只要在这三十年的无数生活环节中有一环能作一些改更，那么，他的一生就可能跟现实完全不同了。但是，人如何能预测自己未来的命运呢？

我相信命运，但也相信自己的努力。努力与命运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子、连体人。没有一个人的成功能少掉两者之一：如果光有努

现象能使诗人联想到飞快消逝的人生，《走出而面临》的难题又尽写出人生的自我迷茫。诗人一方面坚信“山是在的/我是在的/山在我在”（《山是在的》），一方面又不能不面对被“无聊整了又整的”自我，发出人生意义的质询（《问》），提出“为什么一而再地/有人制造着相同的错误”这样的怀疑（《一而再地》）。这些诗自然流露出几分对人生的失望和迷惘、落漠与感伤。于是诗人又写出了《坐在深夜中》、《伤口》、《黑是纯粹的》、《无窗无户的石室》和《一座悲哀》之类的表现压抑情绪的诗作。这些诗或渲染周遭的阴冷、梦中的恐惧、刺骨的伤痛；或表现多刺的冷眼、人定的死寂、如墨的空虚；或表达挣脱束缚冲出“无窗无户的石室”的热切愿望。但《猫头鹰》《树》《花》和《欣然》等诗作，又转入了一种积极亢奋的人生思考。他赞扬猫头鹰对诬蔑的逆反心理；想得到“揉碎”无聊的“快感”；他反感于人的无力，表现出一种“不甘愿地”心态；他赞赏花之育种而满地落红的牺牲奉献精神；他欣然于淡泊生活中的依然存在生命力。这些自然更本质地表现了诗人的人生态度，

为诗集增添了不少亮色。

在素描人生、抒发感怀的同时，诗人也完成了自我立姿、自我塑像的过程。首辑许多诗中，都有着诗人的人格形象各层面的表现。如在《鹤》中他立誓“不要铜像不要烟火/要本诗集及一座山”；在《剑魂》中他立志要做一个文艺女神的忠实膜拜者。但在《你曾是你》中，却已经痛感自我的异化：“你曾是你，写诗/于清风，于流水”；“你曾是你，是蝶，是云/在山中。在山中。在山中/负手而歌/踱步而啸”。“而你苍白地忍受/当你回归社会/你不再是你。”这种异化终于导致了后来的《作为商人的我》中的自我嘲讽，和《写诗的我》中的漫画式的自我造型。于是诗人中止了诗的创作。

《五指之内》第二辑《如来》中的八首小诗多系诗人对宇宙时空的冥思遐想与哲理思考，是另一种思维方式的产物。面向无际无涯、广漠空茫的宇宙时空的这组诗歌，显得格外抽象、朦胧和艰涩难解，似乎每首诗都紧锁着诗人心灵的隐秘。但写在诗集卷首的“代序”《如来五指》却好像给了我们一把打开这个神秘宝库的主匙。大概诗人想借孙悟空跳

不出如来指掌而万般无奈的情绪，象征宇宙时空的表象实质和人与时空的对应关系，以及由此而生的无奈感。这一“代序”似乎正象征性地揭示了这辑诗乃至整个诗集的基本情绪、意念和手法。

《给时间》、《你是谁呢》、《站在河中致空间》《如来》四诗侧重于抽象时空的具象化。这些诗或似斗转星移、云逝日落、新生衰老等自然景观、表现时间精灵的具体形态；或以浪漫幻想描绘空间存在的种种情状；或借如来佛祖无边法力的歌咏，使时空概念更具具象化。

本辑其它四首诗，则侧重于表现诗人对宇宙时空的主观感应。

理想美丽但追求之路却曲折崎岖，时空雄奇而人又是如此无力与渺小，因而诗人难免产生失落感与寂寞孤独情绪。这正是第三辑诗《不题与寂寞》的基本思绪。诗中有自然变幻带来的悲哀感；有死寂的环境产生的寂寞感；有失望衍生的孤独感。八首寂寞诗的基本立意都在于渲染与表现孤独与寂寞。或写自我追求的无法实现；或写孤寂心理的无力摆脱；或写苦闷寂寞的无处不在；或写寂寞相伴的无限绵长；或写被寂寞缠绕的自我窘

状；或写咀嚼寂寞的无比苦涩；或写挣脱寂寞的希冀与呐喊。总之，诗人借寂寞意境的创造，表达自我囿于“五指之内”的复杂感受。

《五指之内》也为读者带来了一些“花的讯息”，这便是收于第四辑中的六首情诗。这组情诗一扫孤独寂寞的苦闷情绪，一改晦涩难解的朦胧诗风，于含蓄之中见明朗，于情爱之中蕴诗意。无论爱的倾诉、爱的交流、爱的欢愉、爱的缠绵，都写得圣洁、虔诚、热烈、真率、无丝毫的矫情与粗俗，读来使人感到清新芬芳、沁人心脾。

从社会人生到理想境界，从宇宙时空到自我存在，从客观写照到自我立姿，从孤寂苦闷到甜美愉悦，《五指之内》就这样引导读者进入诗人的感情世界，领略如此丰富的诗的内涵。

就这本诗集而言，陈政欣的诗歌艺术侧向基本上是现代主义的，其诗作表现出明显的现代派诗艺特征。比如诗意的侧重表现主观意识并显示晦涩朦胧色调；手法上的重形象描画、重意象创造、重象征性表现、多以具体可感而又蕴含深意的物象将抽象意念具象化，多用暗示、烘托、比喻、联想、想像等表现手段；形式上的变

化无定的结构，跳跃性极大的诗行排列组合，非逻辑化的诗意构思；语言上的晦涩模糊，难读费解，似无确定意义等艺术表现，就都很富现代派色彩。但较之西方许多现代派诗，陈政欣诗还没有新潮到谁也不懂的地步，只要把握住诗人的创作心理和笔下思路，他的多数诗作还是能够读懂的。

2

《五指之内》的结集出版，似乎宣告了陈政欣诗作的暂时中止。此后他转向了小说创作。

1984年出版的《树与旅途》收入短篇小说十四篇，除极少数篇章外，大都取材于马来华社生活，主人公亦多为马来华人。正如华社是马来社会整体结构的组成部分一样，陈政欣对华社生活的描写也一定角度地反映了马来社会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生活侧面。

陈政欣小说多着重表现马来华人的现实生活，但他并没有忘记那久远的过去，不乏对祖先们远离故土开发南洋艰辛而奋发的开拓生活的返顾与怀想。对民族先行者们的缅怀情绪，几乎存在于他的所有小说作品之中；华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也作为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重要构成因素，根深蒂固地融汇

于当代马来华人的灵魂与血脉之中。但是久远的过去毕竟已经消逝，因而作家在反映先人们的历史生活时，就不能不交织着缕缕温情与科学反思。他的一些触及老辈华人历史生活的作品，就呈现出这种复杂的心态，凝结着无限的感触。

《公孙俩》是作家的第一个短篇，如题所示，它表现的是祖孙两代人的两种生活、两种心态。七十年前祖父李亚华只身南渡，七十年后孙儿李利发设法打发闷热的周六下午。作品着重描述利发那个下午的复杂心态与焦躁情绪，其间穿插描述了老亚华七十多年的生活历程。从一无所有的外来户到扎根南洋，李亚华经历了太多的变化，靠的是辛勤劳动、埋头苦干和对生活的充满信心及进取精神，他所代表的开拓的一代乐观而富有朝气。而李利发生活在比乃祖优越得多的环境里，但总打不起精神来一番祖父式的进取与拼搏，虽已是土生土长的马来华人，却总感到难以融入南洋社会，有一种莫名的孤寂感与流落感。这组祖孙对比描写，肯定了先行者的开拓奋进精神，同时也描绘了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年轻一代华人的独特生活心态，表现出一种鲜明的社会参

与意识。

《送上山去》是一曲老辈华人的悲凉挽歌。作品运用意识流和魔幻手法，通过一位华人老者由神思恍惚到死亡的思维活动描写，交织了几十年的个人生活回忆和马来国家从抗日到反英到独立的历史进程。既表达作者对民族历史传统的念念之情，又写出了马来华人对马来国家的独立斗争所作出的伟大奉献。小说主人公对早已作古的母亲的刻骨铭心的怀念，对自己从普宁下南洋情景的回忆，都表现出一种难言的故国情思。他的召唤早已死于日寇蹂躏的女儿给自己换衣和听到牺牲于独立斗争战场上的长子的告别时的声音，都能勾起对马来国家独立历史的沉思。最后老人终于带着对故国、对慈亲、对儿女的无限眷恋被送上了山，走进了与亡妻的合葬墓，从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逝去。描写这样一个老华人的悲剧性的逝去，作品格调相当凝重，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作家那沉重的历史感和忧患意识以及难以化解的民族情结。

当代青年华人的境况与心态，是陈政欣小说所刻意加以反映的重要生活层面。《公孙俩》已借李利发形象塑造触及到这一层面，其它

许多作品对此也都有出色的描写。先看《树与旅途》这篇作为“代序”的寓言体小说。作品虽只写了一个片断、一场对话，却塑造了两个对应形象。那个走在旅途而不知方向的年轻人，正是某种当年华人青年的典型形象，他的迷茫、惶惑和焦灼情绪，在部分华人青年中也似乎颇具典型性。作家说过，“六七十年代大批青年南下新加坡工作求学，那种流落异域的孤寂无奈，更是我体验过而最愿意表现到文字上去的。”彼时的感受和心情，不正注入到这个探求前进方向的旅途青年形象之中了么！

陈政欣的《流落组曲》更是以反映当代华人青年生活和追求、情绪和心态而见长的小说系列作。系列之一的《声乐家》连叙述者在内共写了四个本该是国家栋梁、社会中坚的青年人的现实遭遇。他们无一例外地处于困境或绝境之中，都表现出追求幻灭、理想失落的精神苦闷。现实生活对人的合理愿望的扼杀，对人的精神追求的挤压，大概是这篇近乎寓言式小说的主要寓意所在。这一“流落系列”不仅渲染了当代青年的苦闷，而且还提出如何正确对待华族道德文化传统，怎样树立新一

代华人形象等问题，对此陈政欣小说也注意引导读者去作较深层次的理性思考。

《树与旅途》中还有一些揭示负面人生，挖掘阴暗心理的讽刺之作。《有原则的人》和《双重的人》就是两篇深入灵魂最隐秘处的优秀作品。前篇讽刺的是可笑的自我掩饰。借一个所谓“有原则的人”的形象勾画，暴露“人性的虚伪与脆弱”。作者紧扣两个半小时内主人公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对象面前的不同表演，揭示其复杂多变的性格层面，刻意凸现他为维护面子所采用的种种自我掩饰手段，为读者创造出一种喜剧式的悲剧性格。后篇表现的是人格的内在冲突过程。写一个原本耿直清高的职员在多种压力下所发生的思想人格的分裂、冲突与蜕变。作者用荒诞手法创造了主人公双重性格形象，并通过双重性格形象之间的争斗与合一，展示人的性格异化过程和“邪”压服“正”的反常情状。这两篇作品的着眼点都在于个人，但讽刺的则都是社会阴暗现象，因而其社会批判意义是相当鲜明而强烈的。

在本集小说中，还有两篇极具喜剧幽默色彩的佳作，那就是《吊胆记》和《汽车与他》。这是两篇地道的

心理小说，都以刻画小人物的微妙心理见长。前篇“表现的是一个现代人面对现代社会暴力行为时的一种患得患失的心理，一种对生命安全感的无奈”，所写虽系一场误会与虚惊，但那惊恐不安的心态描写却是真实而又微妙的。后篇描绘的也是一种因臆想而引起的惶惑不安心态，主人公在影院中的痛苦的心理挣扎，把一种谨小慎微、多疑多虑的心理流程展示得淋漓尽致、微妙微肖。

这就是陈政欣第一个小说集所展示的马来社会的世相百态，读者可以从中较为直观地认识南洋社会及华社情状，并感受到作家激荡的情绪。从艺术上看，作家似乎还是较多地着眼于人物意识和心态的深入刻画，并多用深入人物意识和潜意识的意识流、象征、魔幻、荒诞等手法，因而作品情节和人物形象就多具有象征意义，多揉进作家的自我感受，多表现某种意念情绪、意识流程，情节故事性则相对淡化。“我的触角尝试伸向各领域的不同层次，最终目的是把人的心灵展示出来”。他的小说创作，基本上体现了作家的这种自我艺术要求。

3

1988年杪出版的《陈政欣的微型》收集了微型小说

三十九篇，展示了陈政欣创作的又一个新的层面。在《后记》中他说：“早在十三年前（七五年）我就开始以寓言式的手法写一些极短的、幻想式的小说，并名之为‘我的寓言’系列。发展到今天，明目的读者不难发现我已逐渐从自我的幻想冥思转向现实刻画。当然，在实际的现实前，我还是喜欢把一些幻想式的、超现实的概念及手法表现在我的微型小说中。这就是我目前的立姿。”这里点明了本集作品的形式特点和基本手法。

按作家自我分类，本集分为三辑。首辑收入寓言式小说十四篇，“是自我时空内的反映”，主要写作者在各种特定情境下的思想心态、意识波动。其中《闹钟》似乎在表现作者自我对时空观念的感应。《某种错误》是一则荒诞故事：“我见到了三十年前的我和三十年后的我。”这是“某种错误”的时空变换而导致的时空的偶尔重叠所造成的人生三阶段相遇的荒诞现象，也许这正是人生过程的高度浓缩。

《洞》之二表现的是关于生命时空的幻想。《怪事》所表现的是人的生命流程与宇宙时空、客观世界关系的思考。而《车祸》则是一篇具现死亡意识的作品。小说着

重描写的是死者死后的意识活动，其间发生了时空的混乱倒置，因此出现不合时序、不合逻辑的描写。由于叙事手法的荒诞化与逆向倒叙、使得死者死亡意识活动就更显扑朔迷离。这是自我时空内的一种奇特意识反映。

在这辑寓言系列中，亦有不少表现自我心理压抑感的作品。如《洞》之一和《我不死去》等作品反精神束缚的意味非常明显。

此外，本辑也有一些讽刺作品。其中以《模范》和《死的玩笑》最见思想深度。前者写由蛇王变幻模范所引起的异常反响，以虚拟的故事为镜，反照世俗人生；后者写一则习见之生活现象，一人突病倒卧街头终至冷漠中死去，作者以此事引起的周围反应为描写重点，对冷漠世态作出讽刺性描画。

第二辑十五篇作品，多属直接写实之作。这些微型，或揭露社会丑恶现象，或漫画阿谀奉迎恶习，或表现商业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或揭露尔虞我诈的经营手段，或讽刺人浮于事的官场作风，或披露华社内部的不良倾向，或嘲笑迷信愚昧和缺乏公德，或揭示社会贫富悬殊情状，都具有真实的生活内容和强烈的批判意义。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几篇

揭露贿赂丑行的微型。《生日礼物》写工程承包商对主管者的一次拜访，只是匆匆一晤，收受红包便以意在言外的方式交割。类似的还有《没事的》和《贿赂》。

《拍错了》和《裁员》是两幅绝妙的令人忍俊不禁的讽刺画。前篇为善于拍马者造型，后篇为奉迎者谀画，同样妙趣横生，讽刺入骨。此类作品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商业社会绝无温情可言的人际关系。

在《举债还债》一文中，这种人际关系冷漠的主题就得以更具体地展示。银行逼债，毫不通融，向三叔举债，亦毫无亲情可言。举债还债，两个片断一个本质，都深刻地暴露出金钱至上的冷酷和金钱吞噬人性的悲剧现实。在这般严酷的金钱世界里，许多生意经也充满权术和欺诈，《扩张》和《做生意》便是明证。

那么某些行政机关的状况又怎样呢？《忙死了》对此作了回答。作品以某县署办公室为背景，依时序实录了主人公一天的“工作”：早上上班时就准备打出的昨天就已草成的函件，直到下班也没打出。挤满全天工作时间的是闲扯神聊、抽烟打哈欠，谈色情议社会新闻、吃东西打官腔。鬼混一天还

连声叫忙。第二天又将怎样呢？似乎看不出改进的迹象。这里作者将讽刺的目光投向那人浮于事的混世态度。

华人生活是身在华社的作家所一直关注的社会层面，由于痛感华社内部的严重内耗和不务实事。所以笔下不能不出现《演讲稿》和《中文书》这样的作品，不能不对争权夺利、谋私钻营等严重损伤华社肌体的不良现象予以讽刺。

《黑土堆》和《神牌轶事》是两篇思想深邃、意涵丰富、构思精妙、意味隽永的喜剧佳作，作品不仅嘲笑了迷信愚昧，而且还尖锐地提出了社会公德问题。

第三辑的十篇作品，按作者的说法是前两种形态的混合。大概在体式上较为接近首辑的寓言体，而在思想内容上则又与第二辑侧重写实相通，其中《谣言》、《亲情友情》等篇均属上乘之作。

综上所述，陈政欣的微型小说确系精心结构、精雕细刻之作。这些极短篇篇幅虽短却言简意赅，富有深刻寓意，思想容量亦颇为丰厚。一般都有一个精致巧妙的结构形式，虽往往只写一、二个片断或场面，一个瞬间小过程，但却曲折有致、波澜迭起，还多有一个奇特的

结尾。在表现方法上多取真实与幻想虚实结合的写法。这些微型亦同他的短篇一样侧重主观描写，相比之下只是更多一些讽刺幽默色彩，使格调略有差异。

4

总观陈政欣的文学创作，可以发现他确实很有艺术个性，作品也很有特色。

首先是基本倾向的写实性。如前所说，陈政欣的创作并不完全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范畴，顶真地说，其笔下也极少严格意义的写实之作，相反非现实主义色彩却相当浓厚。但是尽管如此，立足现实、面向人生，力图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生百态，仍构成了陈政欣的创作本质与艺术内核，其基本倾向就仍是相当写实的。

在陈政欣的文学创作中，某些主观冥想之作，确有疏离现实之嫌，但随着创作历史的延伸、生活体验的增多，他的创作越趋向本质的写实化，很多短篇、微型写实佳作的出现，便是这种转化的标志。这种创作路径的变化，正微妙地反映了作家创作意识的内在变化。应当指出，出现这种日趋写实的变化对陈政欣来说是必然的，因为他不是那种驻足于象牙之塔内的超脱风雅之士，而是一个扎根于现实土壤之

中，又具备相当丰富的生活体验与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的作家。他从生活中走来，带着对生活的印象、感受和体验走上文学创作之旅，生活赐予他创作素材，引发他的创作灵感，他不可能也没有理由做一个超现实的作家，其作品也就必然地呈现出反映现实、参与生活的写实色调。

取材的现实性和艺术表现的真实性是陈政欣创作基本倾向写实性的主要表现。在创作取材上，无论何种类型的作品，都取材于南洋社会和马来华人社会生活，都从各个不同角度和侧面为南洋马华社会录相剪影。他的笔下虽有些形式特别、内容荒诞、手法怪异的诗歌和微型小说、似乎表现的纯然是主观世界，但究其实却依然是马华社会生活的侧面或曲折的反映，其取材仍然源于现实生活。因此，在艺术表现上，他坚持的就仍然是艺术本质的真实性原则。在他看来，文学创作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法可以无穷变化，但艺术的真实性原则却不可悖逆。我们注意到，他的作品对人生世态的描绘、各种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作家自我意识的展示就都有很强的真实性和写实性色彩。在他的创作中，真实地反映

了马华社会多种生活层面与多层面的现实生活，虽然还缺乏宏大的历史架构和史诗般的艺术气魄，但透过他的作品，读者对南洋马华社会仍然会留下较深的印象和相当的了解。他笔下的马来华人形象塑造，也大都真实可信并具有相当充分的典型意义。他作品中的自我意识展示，也都是他个人意识流动和情绪心态的真实记录。

其次是思想意蕴的象征性。这是陈政欣的作品同严格意义的写实之作一大相异之处。他不看重亦不拘泥于生活表象的如实摹写，而是着意以寓言形式象征手法深入发掘和表现生活的本质与内核，同时又熔铸入个人对生活的理性认识、哲理思考。因而他的作品一般说来多具丰厚内蕴、深刻寓意和很强的象征性，较之一般写实作品，更富哲理性和启迪性。

陈政欣作品思想意蕴的象征性常显示如下特征：一是理念性。即注重表现作家自我对宇宙时空、社会人生、生命意义、存在价值的哲理思考、冥思遐想及其苦苦探索的思维过程、理念感知。以象征性很强的自我意识的发掘式的表现，引导读者去感知作品寓意。二是社会性。即其象征性并不纯然以抽象形式表现，而往往将寓

意蕴含于对现实社会的具体反映之中，因而极注重作品取材立意的社会性、现实性与象征意义的自然融合。三是讽喻性。即作品的思想蕴含和象征意义，较多地体现出对负面人生的否定和引人向善的道德驱动性及劝世警世色彩。四是暗示性。即作品的寓意和象征意义并不直接昭示，而往往通过情节、意象和人物自身的各种表现给读者以暗示。

其三艺术表现的创新意识。陈政欣是一位刻意创新的作家，他的作品数量不能算多，但艺术表现却丰富多彩、极具变化。所以如此，当然首先源于他那特别执着的艺术创新意识，同时也出于他的独特的审美意识和作品格调的表现需要。他说过，“为了创新”他作各种新的艺术尝试，以求带来“突破”的喜悦；他还说过所以坚持某些写法，亦是创新的需要。如前所说，他的创作虽表现出本质的写实性，但注意的却仍然是作品的主观性和象征性。这样就必然较多地把表现重点由客观世界转入内心世界，因而也就相应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习惯和艺术规范，也就必然地要求更适合发掘内心世界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显然不敷

需要了，于是借鉴应用现代主义多种表现形式及艺术手段，对陈政欣而言就正是顺理成章的事。

除现实主义而外，在陈政欣的创作中我们还更多地看到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和意识流、黑色幽默等多种形式、手法的借鉴与实践。象征主义的意象化表现，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着重挖掘隐秘的内心世界，存在主义的失落感、恐惧感和存在的荒谬感，意识流的心理刻划，和魔幻主义、荒诞派与黑色幽默的人类境遇的荒诞化、幻化及戏剧性描写等等，都使陈政欣的作品呈现明显的西方现代主义色调。

其四是结构艺术的严谨精妙。陈政欣不是以量惊人的作家，而是一位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对作品精心构思、巧妙结构、精雕细刻的艺术型和内省型的作家。因而，他的作品多系精心构思、严谨布局的艺术结晶，多有一个精巧工妙的组织结构。他的艺术构思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注意作品整体构思与总体寓意的一致性。即把作品的构思布局建构于作品寓意或象征意义的基点之上，构思服从表达寓意的需要，寓意体现于整体构思之中

。二是注意构思的合理性，即构思布局、结构篇章要符合真实合理的原则，即使采用荒诞幻想表现方式，亦应求行文思路的合理性。否则就容易于精雕之中见斧凿，虚构之中见虚假。

陈政欣的作品结构正是他严谨精细的构思过程最终的产物，具有结构形式多样、内在联系严密、精于叙述、工于布局和巧于结尾处理等结构特点。就结构形式而言，确实善于博采各种体裁结构形式之长，而每一体裁作品又有多种结构形式。仅以小说为例，就起码有情节结构形式与心理结构形式等两大类，特别是以心理活动描写结构作品的形式，更为作家所擅长，其小说集中的许多优秀作品就大都属这种心理结构形式。如细加分析，其结构形式就更见多姿多态。就叙述方法而言，多变与灵动亦表现出作家出色的叙述才能。

在陈政欣的结构艺术中，结尾的设计与处理是极有特色的。一般说来，他的作品结构并不复杂，但许多作品的结尾常常是出人意料、别具深意的。这种结尾往往表现为作品情节或人物心理流程的突转。他的微型小说中的大部分作品的结尾都属此类。这样颇见匠心的结尾

既属于作品整体构思的一部分，又往往是作品艺术结构最具画龙点睛功效的构成因素，既丰富了作品的象征意义，又增强了作品思想冲击力和穿透力，同时也给人以无限联想、无穷回味。

其五是讽刺性与幽默色调。虽然常见于他的许多喻性作品之中，却也构成了陈政欣创作的基本色调之一。本质的真实和手法的夸张，是陈政欣讽刺与幽默的基本特色。透过夸张的乃至荒诞的讽刺艺术，读者所看到的是司空见惯的、极为平常而又异常真实的荒谬的或不合理的生活现象。他常用的增强讽刺效果的方法主要有这样几种：一是如实叙写，即将荒谬可笑的社会生活现象如实加以描述，让事件或现象本身去显示喜剧效果；二是片断速写，即借某些生活片断与喜剧场面的速写，以表现讽刺意义；三是心理分析，即通过人物心理发掘以增强喜剧色彩；四是荒诞幻想、即将被讽刺对象的行为心理荒诞化，以凸现其荒唐反常。

幽默往往是一种温和的讽刺，陈政欣的讽刺多伴之以幽默，故而他的讽刺大多虽有锋芒而不尖利，虽有揭露而不攻击，虽有批判而不指斥，虽有讥讽而不冷嘲，

而表现为恳诚的规劝与殷切的期望。

此外，陈政欣的文学语言也很有特色。他的作品篇幅短小、语言简洁，说话不拖泥带水，行文也非常洗练。话语虽少，容量却相当大，有很强的概括力与艺术表现力。

当然，陈政欣的创作还未尽完美。作品的生活面还不够广，题材也比较单调。由于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较多，作品地域色彩、民族格调还不很鲜明。刻意创新无可厚非，但由此而带来的作品不够大众化，确也拉大了同广大读者的距离。在东西两大艺术范畴的沟通与融合上也还做得不尽如人意。相信在今后的文学生涯中，陈政欣先生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 新书介绍 ·

书名：五里凹之花

作者：姚拓

出版：蕉风月刊

售价：马币四元五角

邮购处：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本书共有三篇小说：《五里凹之花》、《黑而亮的眼睛》、《奇迹》，为资深作家姚拓先生六十年代的作品。《五里凹之花》及《奇迹》写的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所发生的故事，文笔生动自然，读来亲切感人。《黑而亮的眼睛》则以星洲为背景，对人物性格及心理的刻划有独到之处。

书名：弯弯的岸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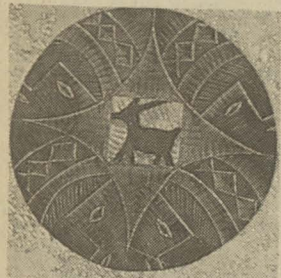
作者：姚拓

出版：蕉风月刊

售价：马币四元五角

邮购处：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本书共有十二个短篇小说，以中国及香港为背景，其中不乏作者在故乡及军中发生的真实的故事。由于作者经历的不平凡、人生经验的丰富，以及湛深的文学修养，他的作品，值得一读再读。



灿烂的灯光 照在他身上

◎杨现

“我必须尽快地写、尽量地写，因为我有很多念头。我要赶在事情发生之前。”

今年刚出炉的（由教育部长苏莱曼道勿医生于七月二十日宣布）国家文学奖得主，六十四岁的剧作家诺汀哈山（NOORDIN HASSAN）接受记者访问时这么说。

国家文学奖是我国一分最崇高的文学荣誉，除了三万元的丰厚奖金之外，尚包括其他医药、生活福利的优渥待遇。过去六位得奖人按顺序为：克里诗玛斯

（KERIS MAS，小说家）、沙农阿末（SHAHNON AHMAD，小说家）、乌斯曼阿旺（USMAN AWANG，诗人）、A.沙末赛益（A. SAMAD SAID，小说家）、阿里那华迪（

ARENA WATI，小说家）、以及莫哈末哈芝沙烈（MUHAMMAD HJ. SALLEH，诗人），从未有过剧作家获奖。这一次，评审团评定开创现代马来戏剧的诺汀哈山为得奖人，令人眼界一开，也发人深省。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在演绎着自己的一生，许多人也爱看舞台上他人的故事，但是在文学的国度里，戏剧却一向是受忽视的领域。

这一届文学奖的颁发，无疑的将为马来戏剧带来冲击。除此之外，它也启示着，马来文学在小说与诗两方面有颇为丰硕的收获之余，也怀抱着万丈雄心，朝向戏剧文学拓展。

诺汀哈山起步极晚。套

一句他自己说的话：“我真开始写作时已经四十岁。在这之前，我并没有方向感。”

诺汀四十岁那年，是1970年，正是1969年513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种族暴动给他极大的感触，他勇敢地



来自檳城的诺汀哈山

写下的剧本《不是因风吹过茅草》挖掘政府，探讨马来人的内斗，以及不成熟的政治。这以后，诺汀哈山就把真实带入舞台，通过“挑衅性的、敏感的”戏剧主题，让观众探索自己的灵魂。

除了1970《不是因风吹过茅草》，以下是这二十多年来，诺汀哈山写过的剧本与所表现的主题：

1973年：五根闪亮的柱子矗立着（睦邻原则）

1984年：1400（人类嬗变的价值观与宗教的醒悟）

1987年：丹绒之子（种族两极化）

1988年：花绢腰带（皇室的贪婪与欲望）

1991年：小丑（自我膨胀的意识导致的病态心理）

1992年：桉叶鼓掌、槟榔舞踊（人与自我、神与环境）

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诺汀哈山说：“我一向都相当勇敢。我希望会继续下去。”

诺汀并未因为他早期强烈的政治意识而身系囹圄。相反的，他还曾因了《不是因风吹过茅草》、《丹绒之子》以及《小丑》而获得文

学奖。1987年，他甚至荣获〈东南亚写作奖〉。

“我当时极可能因为《不是因风吹过茅草》而被逮捕。”诺汀哈山追述。事实上，诺汀哈山从未陷入文学之狱。或者这是诺汀的手法婉转，却也不得不承认政府对作家的宽容。这多少足以令批判现实真象的马华作家放下一块心头大石吧？

从诺汀哈山的获奖，不禁回头内省马华这二十年来的戏剧创作（舞台剧、话剧）的成绩。事实是，马华作家比马来作家更淡漠于剧本的创作。其中的两个主要原因，当然是缺乏发表的园地以及演出的机会。戏剧毕竟不同于小说、散文或者诗，

它是一个人创作、数十人集体呈现的文学媒体。它更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紧密配合。记忆中，这二十年来，只有一个动人的剧本可以令马华文坛引以为荣，那就是刘戈（编按：就是本期的白垩、多年前的《蕉风》编辑）创作的大型舞台剧《汉丽宝》。

《汉丽宝》气派非凡，文字辞藻精美，堪称为刘戈（他也是诗人）呕心沥血之作。近年来，因缘际会，《汉丽宝》在沉寂了二十年左右又重现于灿烂的舞台灯光之下，可惜又有多少人记得已经隐遁美国的刘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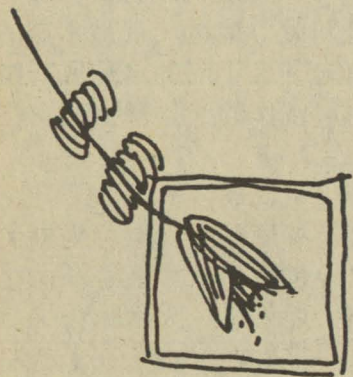
剧作家的寂寞因为华丽的灯光更加凸显。



1993年国家文学奖得主诺汀哈山（剧作家）

【他山之石】

【他山之石】



留台学生与 马华文学

林幸谦是一个令马华文坛感到安慰的名字。正如陈慧桦博士（也是马来西亚留台人）所说，一年以内，勇夺两项大型散文比赛的大奖，是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林幸谦自台湾研究班毕业之后，已赴香港中文大学进修博士学位。离马赴台之前，他是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曾经以“指桑鹿”为笔名创作散文。

《林幸谦专辑》发表的散文中，我们除了可以感染到林幸谦对乡土、家园沉郁的感情，也同时激赏他对现代散文创作的孜孜不倦精神。

我国留台学生近年来在文学领域中屡有优越的表现。林幸谦外，尚有黄锦树、陈大为、钟怡雯、林惠洲、吴龙川等，常常从海外传回来获得文学奖的令人振奋的消息。事实上，留台学生对

于推动马华文学一向扮演着一定的积极角色。如果人才陆续回流，肯定可以将马华文学推上更高的层次。

现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 编者



每一块麻将的背后都画上一个脸谱，像台上的他。或许他不卸妆，会对这些四四方方的小脸谱更有认同感吧。在台上，他的命运是早已安排好了，在桌上又何尝不是呢？但他却一心一意玩下去，甚至比台上的演出更加专注。更何况命运本来就不该事先排练的。

摸到什么牌演什么角色。到底是摸到什么牌重要，还是怎么演重要呢？在台前，在台后，他都必须面对各种脸谱，各种代表着生命的符号。当生命必须一场又一场地重复时，他已习惯了不卸妆。因此他寄望于麻将背后的脸谱，以永不改变的，隽

刻着的同样脸谱去上不同的战场，打不一样的仗。台上的千军万马，桌上的长城和乱葬岗，他分得清吗？

也许桌上的比台上的更来得真实。所以他堆砌、掀翻、搓弄、揣摩、再堆砌。每一次剧终后，生命的废墟都得再堆砌。心中的圣殿还未定基，又被拍了出去。戏子的一生呵，有时是被别人摸中了，就看自己怎么上。有时是自己摸中了别人，却要看别人怎么打。每一块麻将呵，都是戏中人的无名墓碑。是否必须在有了墓碑之后才来拼搏，才能再投胎到台上的另一部戏呢？

马盛辉

麻将 • 脸谱

蕉風

PP 40/12/92

MITA (P) 698/12/92

M\$1.50

编辑顾问：白 垚
郑良树
梅淑贞
紫一思
曾梅井

编辑：姚 拓
许友彬
小 黑
朵 拉

编辑部、出版、印刷：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03-7912551

经销处：

马来亚图书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l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怡和书局

Ipoh Book Co.,
75, Jln. Market,
30000 Ipoh.

友联书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紫竹茶坊

Purple Flute Sdn. Bhd.,
10-D, Jln. Masjid Negeri,
11600 Penang.

蕉风456期（九、十月号）目录

【林幸谦专辑】

封面内页	月在上海	林幸谦
5	孤独之幻	林幸谦
7	赤道线上	林幸谦
13	生命的风格	林幸谦
17	往事墓园	林幸谦
20	评〈生命启示录〉	陈慧桦
23	歌讴生命的凄绝美吗？	陈慧桦
26	评〈隔世灵魂〉	陈慧桦

【散文】

28	四十二个年头的这一天	薛 洛
30	蓬山此去	白 垚
31	平凡中走完她不平凡的一生 ——记丁珉大嫂二三事	姚 拓
34	我自己	刘静娟

【小说】

36	康大楼下停车场入口处	雨 川
42	廿四叔叔	徐家祯

【评论】

53	陈政欣创作简论	徐永龄
----	---------	-----

【专栏】

62	灿烂的灯光照在他身上（他山之石）	杨 现
----	------------------	-----

【编辑人语】

64	留台学生与马华文学	
封底内页	麻将·脸谱	马盛辉